

KRITIKARO DE
RUSUJA REVOLUCIO

俄國革命論叢

赤俄叢書第一種

思公羽著



目 錄

序

- (一) 給哀鳴的信
- (二) 無產階級專政與俄羅斯
- (三) 一個留俄歸國學生的自述
- (四) 俄羅斯合作之破產
- (五) 可憐的北大學生
- (六) 俄國世界語運動
- (七) 忍不住了

-
- (八) 布爾雪維克國際的陰謀
 - (九)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士特的末日
 - (十) 新俄教育現狀
 - (十一) 發一封公開的信
 - (十二) 訪克魯泡特金墓
 - (十三) 俄國布爾雪維克和他中國的走狗
 - (十四) 俄國社會革命黨聲討布爾雪維克的檄文



3 1760 0537 3

序

健民吾兄：

承你如此熱心，我真有說不出來的欣慰。

在封鎖時代，世界的消息，被資本家所主宰，每天教我們聽見的，不是列寧病重，便是託羅斯基受刺；——那個時候，我們的勞働等幾種刊物，都努力於布爾塞維克治下俄羅斯真相的宣傳；聲白兄所維持的北京大學學生週刊，凌霜君所譯的旅俄六週見聞記等等便是。

然而，時候是變換了。

吳景濂君的作惡，不見得比我們會用新名詞，學過新方法，能作新文章的神聖學生巧妙；南下與留京的兩派議員，儘在那聲明冒領支票，儉簽貴名；然而，我們神聖學生的莊嚴的學校潮，你看，依然風興，總是你說我是豬，我罵你是狗！

魯迅先生用滑稽的態度批評說「差不多」。其實，我却覺得是進化了。

人類的善儘管進化，而我們貴學生界，——貴中華的知識階級，却在惡上多多的進化呢。

序

D751.209

3
2

58884

你想，一個官僚政府的官僚式的宣傳，那裡敢得過曾作過革命黨坐過牢獄的埃流在行呢？那裡來得如後者巧妙呢？

專制儘管是專制，而名目變換了，就不許你反對。用新方法，維持新制度。

比如說：在舊戲園子裡，你嗜好，鼓掌，只要好而不至於怪，便可隨你的便。然而，新的劇場裡，却只許你鼓掌，連并未及怪的好也不許隨你的便。理由，我不知道，彷彿是說好是野蠻，鼓掌是文明。哈！我們試把他牽到大題目上，如果有人說鼓掌是「西洋文明」——此文明之所以為文明——，那們，我不說，試問：有沒有摸着鬚子的老朽辯護說：「好之聲也；乃東方文化焉。」——我自己從來沒叫過一次好，沒鼓過一次掌；更沒入過五次舊戲園。似乎這兩方全專制不到我，然而，我不能不說新舊兩方同樣不成理由。為什麼我們習用的讚美詞——好，便不可用？便野蠻？請問：那位文明大家，看見一位朋友的妙詩，不說好，而單鼓掌示意？……

以上的話，似乎太開漫了。我是表要表明：新的舊的，不拘那方，只要是專制，以自己的私見而專制，不拘專制到我們自己沒有，我們便有反對的義務與權利！

路透電報社所傳播的消息，不錯，固然多靠不住；然而華俄通信社的造謠，為什麼便不

許我們不信謠言呢？

中國人到現在，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知道革命後的俄國是個什麼東西！有的被誤於資本家的消息，路透社一派的的宣傳；而最近，却多誤於新專制者的消息，華俄社一派的造謠胡吹了！——最可憎惡的，是那班自動，或被金錢所動的，掩遮良心，偽為不知，為虎作倀的莫斯科歸來的可憐虫！

我們想使俄國的情形，全體被人無色彩的瞭解；我們想使俄國的情形，對於一般人，離去資本家之危詞與紅色偽詞的兩重暗歷。——至於俄國的意見，我們希望能從批評者本人的良心出發，以真實的無色彩的消息作根據。這就是我們計劃『赤俄叢書』的根本意見。

這種工作，至少，可以得到良心布爾塞維克者的善誠的感謝！因為，假如從這幾部書中的消息而信仰布爾塞維克的，那是一個真黨人，真志士；不是一個無義性只認利的狗！

很希望能把這書作為『赤俄叢書』第一種；以後繼續出下去。按現在計劃，專就從莫斯科歸來的同志的努力，可以有十幾冊。

我在專研究『新聞學』，匆忙；這封由廿分鐘促成的信，怕有些話不完全。——假如你沒有另外的文字，可以把這篇作這冊的敘文。我信的缺點，同此冊未說及的俄國情形，都待第

序

俄國革命論稿

序

二番及以後的補起。

再談。 敬祝努力！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郭增愷· 北京。



俄國革命論叢

給哀鳴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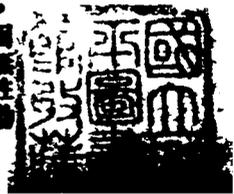
哀鳴好友：

函悉，甚慰！包朴惠生，是我一人，以後通信，封面仍寫秦抱朴，或秦惠生，固無姓顧人注意。

我兄年來努力為主義，弟深願追隨兄後，作正義人道之宣傳者，蕭某巧詐行爲，弟所深悉，但念其曾爲我人同道，故歸國以後，立致書空三兄，聲說騙詐行爲，實際上恐將一無所得，且此於我人宣傳無益，不料空三尙執迷不悟，僅回信囑顧，真可惡！

一九二一年弟自黑河入俄境後，即直去莫斯科。此時第三國際大會已開過（會期在七月間我與莫斯科已八月五日）據云：中國方面赴會者，有胃神代表江亢虎張太雷二人，江氏甚有代表資格，想我兄深知。而張君本亦赴俄學生之一，竟大言是共產黨代表，（按當時中國尚無共產黨組織，僅俄黨之社會主義者青年團而已）真可笑已極，爾會後又與我兄商議，你兄等當代表我全體某前爲人道倡導者，故亦再三勸導，並扶助他歸國。

蕭某等時錄



自俄國革命起，至俄國一平。

第三國際本為政客之新藝術，實時代表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領導者（實持此者）實行其政策的基礎的憂心。其政策中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數人，開大會實不無機會而已。前俄用五種全俄的性質運動，因東方諸國，勞動運動尚未成熟，故資助民族運動。而不應維持自己總黨之政策外交政策利於進行而已。如新俄國會宣言放棄中東路的權利，亦不過暫時權宜及延東，而中東路一權為白黨巢穴，滿意一言拋棄，中國政府當派兵驅逐或阻止白黨活動。現在情形早已改變，中東路決不能白白拋棄。現在決定中國不讓步，必訴之武力，我在海參崴發表時，親過滿洲黨部重要人物，請我加入軍隊，侵略中東路，（因我避學與考察俄國時，勿讓俄人不能通過，且恐有性命之慮，故亦偽為少年共產黨）或聯絡中國胡匪，擾亂東三省。我婉詞拒絕，聲言我非軍事人材，並不曉北方話，萬難在中國北方活動，才放棄俄國。而顧者之巧說難離，實仍派人在西伯利亞聯絡胡隊，由俄國方面資助，然其目的各不相同，特且相利用。如長江沈虎去俄時，本想得俄國扶助，在莫斯科招華工，用武力佔據蒙古，與俄人謀利益。後以俄人早已自派兵佔據，何必假手他人，江氏遂被拒絕。總之，新俄侵略政策，實不無機會時代。如共產黨黨綱上說：「各民族可獨立，但須組織蘇維埃政府，不與俄國合作」

該民族勞動者起見，雖用武力亦所勿惜」。至於憲法中又言各民族自治程度以文化程度爲標準，連等實較王俄皇時代所任略各小國，如波蘭於二月革命後，已用武力脫離外，其餘仍又處於治之下。

無產階級專政，本爲社會主義者所爭論最劇的問題，早已爲安那其主義者見到，向持反對態度。現在我有機會證實其欺騙行爲。獨可恨俄國黨人用封鎖政策，致國內外尙有不甚明瞭者，現爲我兄約述俄國近狀。

無產階級專政一語，本爲政黨的騙語。俄布爾雪維克乘二月革命後，人民希望停止戰爭，與約包的心理，因倡言「和平與約包」的口號，頗得工農同情。俄舊歷九月時，前敵既停戰，失敗的陣地軍士，均因天氣酷寒與無糧等，極願歸家，大半棄陣自退，克林斯基也無法指揮，布黨因得權。美其名曰無產階級已得權柄。又因當時工會中信仰共產黨（布黨）者較少，就頗趨黨產談，名義上是全國工農兵的代表，實際上則非布黨極端混入，他自言工人國家不承認舊階級代表，故勞動者所選代表，如認爲有危險者，勒令重選，而同母的少數黨被認爲舊階級的代表，雖初時應選中亦有別黨代表，但大部爲與布黨合作之一黨，有時竟認爲人與政府無異，亦僅有二政府所選派的代表，是見代表別黨名義而已。我曾在該黨二十餘

蘇俄的黨

里約格拉索夫大德性爾是謂，而農人竟不知選舉事者。普通選舉者指定人名，用舉手來決之，普通人民，那敢反對。如提出別黨，即認爲反革命黨。即此種種，也爲布黨能統一俄國的主因。

罷工權自十月革命後，即被取消。凡工人因工作條件太苛，要求改良時，即認爲反革命黨，齊諾維埃夫會言，在無產階級國家中，不應有罷工之事發現，而工會責任，即在使工人盡力工作，不應爲部分人利益，而要求增加。此言由齊氏在共產黨大會報告後，一致通過（普通非大人物中有意見不合時，從無普通黨員發言的餘地）新經濟政策後，私人與國家資本家同壓迫工人，而共產黨中初尙有人言無產階級國家工人不應罷工，而工會的辦事員純由共產黨深黨員主持，如安那其主義者從中活動，均被認爲反革命行爲，致下獄無放逐，時有所聞。所以即工人反對辦事員，亦祇敢怒而不敢言，如黨員報告某事後，請大家通過，有時聞舉來反對過烈，則詢每有無反對者，問二三遍後，即作爲默認通過。最可笑者，如弟此次經海參威時，聞有解散運輸工會事，其理由因不服從總工會命令，然究不服從何項命令，報章僅對此僅含糊過去。據云說該工會有白黨性質——現在布黨所謂階級，紅白等，均立之又豈了。

留俄學生到莫斯科者約四十人，而留兩年者，則僅八人，大半固不贊成團體中有中央集權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切團體事宜，均委之代辦，有無上威權，書信亦受其檢查——故於去年被送歸，第爲反對最烈者，故去年未准歸來，因恐揭破黑幕。此次歸來，費盡心機，幾致絕食，未能歸來。幸赤塔工會長發怒，何以阻礙同志，承其扶助送歸。

詳細將來發表。

祝努力！

抱朴一九二三，十，七。

無產階級專政與俄羅斯

俄羅斯的現狀，已爲一般人所誤解，但他不全由於資本階級，與報章的故意造謠，實由於俄國布爾維克不願把真相向世人宣示，同時他也不能使俄國人民知道外邊的情形，這不但使我們研究俄事者引爲憾事，就在人類歷史上也是極不幸的事啊！

無產階級專政與俄羅斯

黨產階級革命與俄國

俄國目前的現狀，非新克布黨的理论，不能知其真相，因為他現在的態度，完全由黨產階級理论与階級性的暗示所形成的。

現今統治俄國的政黨即右爾雪維克黨，譯意爲多數黨，其名出於一九〇三年在倫敦開辦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本意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中，因黨員的資格問題而決裂了。多數黨的人數很少，但他自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下，另標記多數派三字，直至革命後，方稱共產黨，以與當時反對他的國內社會民主黨分別。

多數黨主張用武力革命，而少數黨則主張用議會政策，盡力於公開的活動，反對多數黨的秘密的行爲，雙方的證據，完全以馬克思的學說爲根據，其字強附會的地方，真屬可笑！多數黨痛罵少數黨爲背逆馬克思主義的人，把馬氏革命的學說，完全拋棄，因自主恢復馬氏革命主義，宣傳無產階級專政。而少數黨則與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一樣，同主張議會政策，反對一切秘密行爲。其實呢，馬克思早年確主張武力革命，但晚年以爲文化較高的國家，可以用和平的手段達到他們的目的。如一八七二年馬氏列舉法英美等國，可以不用武力革命，而荷蘭亦可以免暴力革命，而多數黨所根據於馬氏的無產階級專政，則爲一八七五年馬氏對革命的批評中：「自資本主義的社會到共產主義的社會須用革命以達到之，但在此過渡時期，

政府，非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不可」。但此地也沒具體的說明，何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我也不願爲那一派辯護，討論問題決不在馬氏經典的有無，却在我們對於某問題應取何種態度而已。

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和其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能否由此達到，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照理論上說，無產階級專政或爲僅全體無產階級有選舉權。但實也是一切代議制度欺人的術語，無論如何代議制度決不能代表多數意志，不過爲多數黨所實行的專政實爲共產黨專政。因爲就制度本身而言，確不如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度，民衆尙有影響於政治的勢力，但在多數黨專政下的俄羅斯，勞動羣衆的意志，已不能在政治上現在了。

二月革命後政府中各社會黨有社會民主黨（卽少數黨）社會革命黨與多數黨等，而以多數黨的代表爲最少，此外尙有資產階級代表合作，仍主張繼續戰爭，以求救於危約，當時人民厭戰已極，又因土地問題，臨時政府再三拖延，頗招農民的仇視，多數黨遂高唱「和平與麵包」的口號，頗得人民的信仰，迨十月革命將近，而前敵節節失敗，又值天氣已冷，俄軍士氣低落，多數黨遂利用彼得格勒兵士舉行革命，而臨時政府遂告崩潰。

無產階級專政與俄羅斯

多數黨革命雖成就，但當時工人中仍多表同情於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故多數黨遂主將政權歸農工兵代表所組織的蘇維埃，實權則為多數黨所把持，初時尚有他黨代表在內，後漸為多數黨逐出，其選舉蘇維埃代表時僅由各黨提出名單後，舉手表決之。我曾參加去年十二月莫斯科蘇維埃選舉大會，待各團體到後，由主席演說無產階級政權，及其他執政者略言國際情形。但於一年來經過情形，則並無隻字道及，最後由共產黨提出名單，中有一二人為非黨員，次又詢有無其他名單提出，一語未了，台下我校（東方共產大學）學生即大呼「道麗衣」。（俄文為取消之意）大眾舉手後，主席即言表決，遂唱國際歌而散。在此我們便容看出，此等選舉會。能否表現真正民意，普遍每有一處選出代表，共產黨認為不合式時，即可令重選，謂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無資產階級代表的餘地，實則此資產階級代表為其同母所產的少數黨。故現政府對一切異派社會黨均目為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黨，我曾去離莫斯科二十餘俄里的答拉索夫站，作鄉村調查，常詢農民選舉事，均不願談起，然亦有不知蘇維埃為何物者，亦可見其代表的價值了。

報紙為輿論的代表，雖然是不可靠的話，但在俄羅斯僅有共產黨的報章，種種限制自由發表人民的思想，實亦阻止人們向前的發展。譬如我們看政府公報，這種消息遲緩與登載有

利益於政府的文章。官僚式的辦公，決不能因共產黨人而獲免的。不但言論無自由發表的餘地。就是集會結社亦受限制，此不僅政治團體，即在純粹文化的組織、同受阻礙。我每見有許多文化團體，常因無錢納登錄費，（新經濟政策後）以致不能集會。所以我們住過俄國，總覺得空氣都滯凝了。而在學校方面，一切課程均受教育人民委員節制，我歸來已開教員須明白馬克思主義，以備貫輸這種學說到小孩腦中去。這都是使思想不能自發展，而一九一七年四月第一次莫斯科教員會議中的口號「學校與國家分離。」現在已不能實現了。

職工聯合會與協作社等也已變了顏色，齊諾維埃夫說。在無產階級國家中，工會的責任是在使工人盡力於建設事業，而工會的主持人即由中央派去，合作社也是一樣的情形，雇有的辦事人以反命（？）坐罪，將選舉的中央合作社由政府派入共產黨六人，致自由聯合的合作社，已失其原來的意義了。工會中的黨員既非親身參加工作的工人，當然不能為工人設身處地的籌劃，僅知討好於國家而已，故他們反亦常言工人懈怠，而不明其懈怠的原因，故罷工要求均所勿許。他方經濟上的設施，工會不過派三代表加入最高人民經濟委員會，款工人實際亦不過為政府所雇傭而已，新經濟政策後，對於工人有無罷工權，引起一小部分盲目魯莽的黨徒的懷疑，因在共產黨大會上，發生很大的爭論，結果為工人反擁私人企業家及國家官

無產階級專政與俄羅斯

俄式辦事起見，亦得舉行罷工，但此爲反對官僚主義者，並非爲反抗蘇維埃政府。

羅素謂馬克思的長處在經濟上分配的公平，而其害處則在於妨礙思想的發展（我手邊雖無書）但實際究屬如何呢？集權後能使經濟平等分配，與建設事業循序進行嗎？國家將一物消費品生產工具收歸國有後，然後將消費品分配人民，每天或每兩天發一次麵包，平均一天消費多少時間去排隊領東西，而管倉庫的人對於物品不善於保藏，這是大家所曉得。多數黨聽見結果之壞，名爲小資產階級心理，尙未完全消除，但是這種心理，是可用人類的力量去消除嗎？或者我們停滯在舊的資本制裏嗎？這是多數黨極大的謬誤，以致生產工具自生產者手中，歸國家後，一方生產者不能生產，他方國家將生產工具擱壞，這種時期能長久嗎？現在好了！實行新經濟政策，一切工業都漸漸發達起來，但勞資間的問題不致衝突嗎？多數黨高呼政權在握，這種情形並不可怖的！我們能相信嗎？

國內戰爭，階級戰爭，俱成爲多數黨專政，所利用，其結果致造成人類殘暴的心理，其種種慘酷的行爲，普通人也並不以爲奇怪，我有一次在脫萬爾斯街（莫斯科大街）上國家監獄館中，見懸有極大一張白黨受酷刑的照片，大概是多數黨故意用作作謀進行爲的警誡，我們在街上時遇大隊被捕犯人，並不能引起行人的注目，我們也常聽見種種殺人的新法，這纔是

概在歐洲是少見的，政府派人去秘密殺爲社會上所表同情的人。

宗教本爲馬克斯主義者所反對，但因當時傾向於宗教的愚民太多。國家也只聽允許僞存在，所以在俄羅斯的今日，宗教確成爲國內唯一的團體，但他們常夢想恢復其俄皇政府，故近受蘇維埃政府壓迫。現在改革運動簇起，新派宗教雖尙存上帝的思想，但他們已譴告蘇維埃政權勞農國家等，也爲統治黨所允爲國內唯一的可存在的宗教，國家能除絕宗教，這是我們懷疑的事。

最後，由現在俄羅斯的狀態中，能否達到共產社會。據多數黨人自言，謂達到共產社會非一蹴可遂，須過長期的過渡時代不可。但這種長期的過渡時代能否自己消滅。這個長程有多少長，列寧早年的電氣化的計畫，雖過二三十才能完成，這當然還不是他們過渡時代的終期，同時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由封建制度到共產社會的過渡。再研究未到新經濟政策前，尙勉強可照理論上說，由此過渡到共產社會，但是否須新權力起而代之，已是極難的問題。今現已返回畸形的資社會，尙言無階級政權在握，已不能使一般勞動羣衆信仰了。

其實呢，多數黨現在不握資本家了，所可畏的，反是自由思想者，他們還沒取消軍事革命的檢查，隱制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極力壓迫異黨，他們是僑無府政黨，比保身黨還

一個留俄歸國學生的自述

盛，無政府黨所受的摧殘，決不較反動派輕些，他們現在視左派得社會黨，概以反革命黨目之。總之、主義是可以犧牲的，但政權是不可放棄的。

一個留俄歸國學生的自述

(上)

自五四運動後，種種新潮流在此沉寂的中華古邦發起來，真理的探求，已為一般純潔青年活動的目的，而自由平等博愛的字樣，我們在書報雜誌也時常遇見他。後來俄國十月的革命又漸為一般人介紹進來，一時雜誌報章中俱登載赤俄的現狀，我當時仰慕此地上的天國，真恨不得插翅飛去，或者實現到我們所嫌惡的中國來。我本是個窮苦的學生，因愛看這許多東西，竟節衣縮食來買新出版物，有時將應購教科書的錢也移上這邊來，上課時也沒心聽那無味的科學，祇偷看我心愛的『天國』消息。

在這天國裏一切人都要工作，都能享受音樂美術科學的樂趣，在那里也棄絕資本主義社會中冤家式的夫婦，與家長專制式的家庭，我當時正深念亞洲式的夫婦，封建時代殘留的舊

家庭。我怨恨他嫌棄他既有一刻不能生存於世界之勢，自從聽得赤俄革命後，因無經濟的牽制，婚姻也自由了，萬惡的舊家庭也破壞了，當時滿心歡喜，逢人告訴，說人類社會已有改革的希望了。真與十九世紀黑格爾學說盛行俄國時，一般青年學生竟在街上或咖啡館中，宣傳他的學說，有同一的氣概。我們也知道，赤俄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制，一切資產階級都沒有權力來壓迫工人們，現在勞動階級除掉幾小時的工作，已可得無上的快樂，那里一定沒有可怕面孔，對待其被治者，又聽說什麼兒童公育呀，教育普及呀，是何等美麗的天國呢，我常常想耶穌而生斯世，決不再墮入去尋求那理想中之天堂了。

後來大哲學家羅素來到中國，他在北京演講了些關係俄國的現狀，雖然沒大批評，但已引起我的不滿。我想他是因個人的地位，來中傷無產階級革命，打斷我們青年的興致，真是有罪的呀！有一次我與友人去訪吳稚暉先生，他說俄國的勞農政府決不如將來法國的勞農政府，不過高麗人已墮在汗泥中，拉着一條爛草繩，就覺得很好的滑稽話。我與幾個朋友說，吳某原是個政客，說些滑頭話了事，我仍鼓着勇氣，尋求這新世界。

不久便動留俄的心思，同時即聽見北大裏有三個學生冒險遊俄，我想這正是最快樂事，可惜我沒門徑，復乏勇氣，加以路費沒有，也寸步難移，更恨深金銀制度累死人，又歎其波

一個留俄留學學生的自述

過解圍，便是無憂無慮的天堂。

好了，第三國際有代表到上海，某團體允許介紹，路費僅須三十元。（留俄人答應到哈爾濱後，即供給川資，護送去莫斯科）到莫斯科後，每日工作五小時，餘下任入什麼學校念書，我想真是快事，立去函通知各好友，有留俄的好機。江蘇方面的朋友都陸續到了，四川方面也有十餘人來滬的消息，現在想起當時的心境，也樂不可支呢。誰料好事多磨，去俄日期，一再遲延。竟蹉跎三個多月，於是我們迫不及待，於一九二一年二月間離開離俄的上海，向北方極樂世界進發。我的母親著淚對我道。你出去後，衣食如何呢？不致沒錢用嗎？我說這次拿了你一百元（因此時團體竟說路費須增至一百二十元），以後決不再要你一個錢。

不好了，重重的阻礙，竟使我們不得達目的地，朋友們都都也折回了。獨我與一位同伴，仍鼓其餘勇，渡此難關（我因無護照，所以偷過黑河。）幸而過去了。此時坐在馬車上，疾馳過鄉下的地方，一望農家男女在田中耕作，好一個自由的世界啊！一到車站忽見衣衫襤褸的勞苦者，在站上酣睡，一筆蒼蠅到與他們很親近。

到車站後，立去外交部，由該處轉導至第三國際招待處。過了三四天即送往伊爾庫斯克，車至馬賽灣，華工羣集車旁求乞，狀甚可憐，我因鈔包由機關供給，發了他一件棉袍，他

們都在該地做苦工，是庫倫運來的，由上烏金斯克華工會會長金某引至此地，云可經俄國歸國，可是上了當。我當時想不到是布黨的好計，我當時立說在蘇維埃俄羅斯已一切都平等了，但此地還是他們能力所不及的地方，因為這兒還是戰爭狀態的遺迹呵！

在伊爾庫次克招待處常詢人俄國情形，俄國招待員告我，一切平等。他們（指機關辦事人）所領的東西，與普通人一樣，我也看見辦事員在星期日拿着耙子去工作。當時寫了封信歸國，如我從前腦筋中想像中一樣，又照樣描摹一番。上車時我搭的專車，與上級辦事員一車，車至渥姆斯克（Omsk）乞丐更多，貧婦抱孩携子，哀哀求乞狀，與一般官員們的奢橫無情，才啓了我的疑竇，同時伊爾庫次克被拘的各國旅客，又盤旋在我的腦海中。

所思想的莫斯科，革命的中心地，於一九二一年的八月五日到了，這是我有生以來，唯一的紀念日。可見實際與我們的理想，相差竟若是之遠，沿途疾廢的乞丐，畫着十字，哀懇行人周濟，娼妓也在花園內坐滿了，難道他們真是願意為歡樂而賣淫嗎？布爾塞維克黨人解說給我們聽，因為麵包不够分配，連健全的勞動者，一天到晚的工作，（工作時間有在八小時外，法定固自任人自由）還沒吃個飽，假定我們分配給不工作的殘廢人，他們（健全之勞動者）一定極不願工作了。我清夜默想，總不能解除我的疑團，反復亂往還裏去了。

一、

一個留俄歸國學生的自述

街上時見有大隊被捕的犯人，想是布黨所說的反革命黨，但他們都是衣不蔽體的勞動者。不過布黨常常告訴我們，階級的分別，不以物質的遺傳區劃，是以思想的趨向而定，假如我是出身於資產階級，而努力於無產階級，那末我是無產階級了，或者你雖是工人，但你擁護資本制度，如此則你即是違反階級的白黨了。我起初想想，話也講得通，但後來細按實際，考察布黨的心理，竟使我大失所望，漸漸懷疑起來。一般布黨人，也不如中國報章雜誌所形容的。說什麼穿着飲食都較常人惡劣的話，也俱屬空中樓閣了。他們能否如神話描寫的上帝的兒子，握重權在手，而不為利誘的一問題，開始與我舊信仰惡戰了。

聽說麵包分配並不均勻，工人的口糧也分了等級，此類事實漸漸發現到我們的眼簾裏來。印度同學不依次排隊的領取，又特別領得多些，他們的寢室也不若我們住了二十餘人。我們少數好事人責問的結果，却說有過預約，因為待遇稍劣，他們都要歸國的。後來又知第三國際招待各國共產黨代表的大旅館陸克斯，飯食也分了三等，我不知他們怎樣分法，大概小國代表祇得吃些殘羹罷。

(中)

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是被限制的，但布黨理論上說，在無產階級的國家，不能容許資產

俄國革命論表

階級自由的，但社會黨的左派也沒有受到比反革命派更好的待遇，這又何解呢，布黨常吐罵一切更左的社會黨，爲反革黨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但同時又說更左實亦無可爲了，又說我們所趨的目的本同，這是過渡時代的辦法呵！

東方勞動共產大學，是莫斯科三共產大學之一，但他特別是由民族人民委員會設立的，專當造就俄國境內的東方民族，使其傾向於共產主義。學校名目雖稱大學，但實際則相去遠甚，校中無所謂分科，僅宣傳共產主義等課程而已，如政治經濟工人運動史共產黨史等。普通科學有地理自然科學算術等科，而普通所注意者僅宣傳性質之政治科學，馬克思主義之最高學府，如唯物史觀，反不教授，此亦可以表示該校的性质與程度了。

中國學生陸續到莫斯科者約四十人，均由第三國際介紹入該校，其介紹書係證明我們是中國社會主義團體團員，俱傾向於布爾塞維克主義。但實際去俄學生中不必俱爲布爾塞維克主義者，不過大都或因經濟逼迫，如許多湖南學生，被戰爭騷擾得無家可歸，或因留法失敗，都是迫而來此，所以其重要目的無非求學。至於要求什麼學，恐怕大半都沒找到目的，其次安徽黨人純爲研究文學而來。至於爲研究社會主義，考察革命後的情形却佔最少數。但布黨則僅能培養受共產主義，因此本爲國外宣傳政策的一部份，所以北大三學生，本自在中

一個留俄歸國學生的自述

國教育部請護照，得俄國代表簽准，並無何等社會主義團體之介紹，本為來俄研究文學，但到莫斯科後，即為教育人民委員會規定，限其入東方勞動共產大學。使其受志願相左之政治教授。我回憶在滬時曾讀北京晨報電報所載華俄電，謂北大學生已到莫斯科，待遇甚好，求學甚自由等語，何宣傳與事實相差竟若是耶！

我們初到時，以不曉俄語，上課極感困難，初由翻譯傳達，曠時失意，所得甚少，故去年歸國學生，雖曾受一年的共產主義的教育，然試詢其何為無產階級專政，則我們所得的答語，奇異絕甚。當時所授功課，苟非一種功課數員教員，即一學年終，尙未能如期完竣。因大多數教員雖係共產黨人，但大半奔走於生計問題，見異思遷，且每人兼課多處，致對於授科，多抱敷衍主義。

人人工作，與平均分配等早已成了國外的宣傳語了。所以我們一到莫斯科後，即受紅軍的待遇，（新經濟政策未實行前，平民每天所得黑麪包，有不到半磅的時候，但紅軍却領得兩磅，所以一般華人均投入軍隊。）並不工作，連寢室教室的地板，都是做八小時工作以上的女僕洗掃的。但這樣惡劣的物質生活，已損壞了我的健全，不知一般比我們更苦的勞動者，又將如何呢？

「整天的圖書館」大家一定這樣想，可是我們的學校生活，真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一早起來，跑到麪包房去領麪包了，依次排隊上去，至少一點鐘，這還是雨天一次，但中晚兩餐每次又須費去一點多鐘，此外尚有領麪包票呀，什麼証書呀，使我們整天不得安頓。最可笑的，上課時教習晚到，竟有一小時之多，有時竟至缺席，但連教務處都沒通知，所以有時教務處報告八點或十點鐘的功課，實際連一點鐘的功課也沒有。不過我們須每次上堂等候，可憐這許多寶貴的光陰，我們竟無謂的蹉跎了。普通每課是兩小時，實上九十分鐘，有時一天十小時課後，又加以兩小時的開會，立刻使人腦痛起來。

最可厭的，是共產黨與少年共產會的開會，講來講去是這些東西。有一次我記得有人來被演說，他每兩三句話，總要提起列寧，真如教會裏講耶穌似的，散會時所唱的國際歌，也活如教會的讚美歌。

莫斯科叫名的大學有四個，但實際上祇有莫斯科大學是真正的大學，其餘三個是共產大學，一名史頓特洛斯基大學，是為俄人或通曉俄語的人設立的。其次是國方共產大學，是為俄國是境內小國的人設立，如拉脫維亞斯東尼亞，羅曼尼亞，猶太等各小民族，即以該國言語教授，而東方勞動共產大學，雖亦多以本國語教授，但俄文教授的事占半數。

一個留俄歸國學生的自述

三共產大學的程度，極不一致，有曾在初級學校畢業過的，有不識本國文字，至於受過中等教育，占極少數。惟史頌特洛斯基共產大學程度稍高，但以普通智識而論，平均還够不上中學，至於我們中國人所能進的大學，程度最淺，至於外國文（指西歐文字）則僅作為課外的隨意科。

莫斯科大學是莫斯科舊有的大學，一切設施稍好，但科學的試驗品缺乏。新出版的科學書簡直沒有，直至今年夏間始翻印了些，安斯坦的相對論也介紹過來，而直接去看外國書則絕對沒有了。關於政治經濟，似乎很多，但都是馬克思派的經濟學，如薄格唐諾夫的經濟學概要與柯祖基的馬克思經濟學解說是唯一的教本，馬克思的資本論當然也很多，但都不够用，而他派的經濟學，已經版了，我們祇可在布爾塞維克教師中，偶然知道一些。文學本是俄國唯一的產物，可是他現在已陷於可哀的悲境了，俄國的大文豪俱作亡命客，即從前被布黨所推許的戈爾基，現在已擯諸蘇維埃文學家之外了。（因戈氏現居德國，常著論攻擊布爾塞維克的蠻橫）但此天天狂吠的未來派詩家，常譽為無產階級的宣發者，實則連大學生都看不懂，為此文學民族所嫌棄。而大學中的教授，還正用馬克思主義的觀察點去批評文學的作品，成功與否，我們還不能說，但他不過在試驗室中試驗罷了。

正式大學生的待遇，本比不上共產大學生，所以在未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前，就很困難，因為當時共產大學雖名為紅軍待遇，但有時不能如紅軍一樣，領到足額，（僅領到一磅麵包）普通大學生還有領不到的。所以當時的情形，與其說是饑苦，不如說領不到。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大學也收費了，並且學費也很貴，（每年五十金盧布，在俄國確是很貴了，）雖說貧苦工人可以免費，實則也是門面話，能得到免費的不過是共產黨員，或者有黨人證明，某人可造就為他們將來宣傳人材，才邀幸得這種待遇。

一般俄人以無產階級專政，（實則布爾塞維克黨專政）是猶太人專政，雖言之過奇，但實也有幾分理由。如共產黨中百分之三的猶太人，而各機關的辦事員都是猶太人，而大學生中能受特別的待遇，也是以猶太人佔多數，這恐怕免不了民族性的嫌疑罷。

大學生因為經濟關係，都謀生來維持，即受特別的學生也不能靠學校的口糧。所以莫斯科大學的上課反移在晚上，白天大家各自謀生，一般女生亦有以賣淫度生的，真是可憐，缺課的人也比上課的人多。

學生的入學，既多為介紹而來，所以其程度也較淺，外國文當然也不勝任了。

此外尚有勞工學校，是中學的性質，其所授功課中，亦有政治經濟學及工人運動史等，

一個俄國留學生自述

一個留俄歸國學生的自述

其待遇亦好，一切衣食住都由學校供給，但也須共產黨部或職工聯合會的介紹，至於普通的第二級學校，便須收費。

俄國教育的美點，現在已証實某宣傳者的作鬼了，我才想起他原是文化落後的國家，而且把革命後的教育說一說罷。

革命後赤俄的教育，雖稍有進步，但也無甚可觀，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中央卸責於地方，而地方也沒錢接辦，致自六萬餘所學校中減其半數。其實赤俄雖名為教育普及，不收學費等事，完全沒有做到，不過有這樣的官樣文章罷了。去年十二月教育人民委員會會長薩那却斯基，在第十次蘇維埃大會中不得已的訴苦，所謂一概免費等語，現在才知有三十一省，未得教育人民委員會的許可，擅自收費，餘則不詢省執行委員會的態度，逕由學校收費。而收費則因物質生活太壞，致多雜病，甚至有自殺或賣淫的，是何等可怕的景像呀！

結論：赤俄的教育已經破產，在他們國內已無所謂教育，要去留學的人，究竟去學些什麼呢？難道要去學共產黨宣言不成？我今再將留學俄國的痛苦與困難，總括說幾句。

我們實是莫斯科的人，真如度着井底的生活，一切新智識新消息，都與我們隔絕了，這決不是外國封鎖結果——外國封鎖僅是物質上的——這却是布爾塞維克內國封鎖政策的大原

因，至於經濟的困難，却是個較小的原因。如報章僅登載關於布黨有利的新聞，書籍，僅出版自己一派的，我們研究經濟學，也祇聽了一面之詞，說這是無產階級的學說，是二十世紀最合理的學說，至於異派的學說都是資產階級的，至於研究社會主義，恐怕難得他派的書，並且是很危險的——因為這是有罪的呀！

物質生活的困難，雖然那樣優等的待遇，也有損我們的健康，如我在國內時，從沒因病缺課，但一到莫斯科後，即在病鄉討生活，我此次急急自莫斯科歸來，雖因無可學習，而物質生活的壞，也是促我速歸的一個原因。

要去俄羅斯留學，一定要表示是布爾塞維克主義信徒，有他們的介紹書才行。但我們所接受的教育，是莫斯科東方勞動共產大學的教育，過的是教會式的生活，一般不學無識的教習的上課中，（布爾塞維克主義理論家如布哈林、波利涅連、順斯基等都在莫斯科大學教科書）我們不能費「資產階級性」(?)的恐問，即純粹去學些俄文，也沒系統的教授。

學校的專制與不平等，在無文化的中國也找不出，一切都聽命於校長，學生因功課的不滿意，要求改良，俱為拒絕，且有時斥運動改良的學生，為搗亂的無政府黨人，這是何等可怕的名詞呀！學生間待遇的不平等，簡直使人難堪。

莫斯科留學自述

奉俄國青年團，與俄國學生的自由，同一的意。我歸來不久，即聞俄國駐華代表加哈代表全俄學生會贈北大學生一面紅旗，我與爲俄國的學生欣幸，加拉哈先生竟替他們恢復學生會來。（俄國革命後，此活躍的俄國學生已無聲無臭，並無團體的組織與雜誌的出版，現全俄青年的組織僅少年共產會，但此非學生組織。）我與爲此可愛的學生說！

自費留俄怎樣呢？這或可免掉敷衍的麻煩，與其他入學及研究學術的自由。但是入境等麻煩也就來了，帶金錢也很困難。所以我以爲赤俄求學，是最困難不過的，而所得又如是，但我很希望一般頌揚赤俄的朋友，平心靜氣去考察一番，不要爲一般政客所利用，至於從前留俄的學生呢，大部分歸來的人，都對於俄國非常失望，極小部分爲金錢迷惑的，還在那裏狂吠。但是事實總是事實，破露的一日是免不了的，——可憐現在還有一般人，迷信加拉哈，對於中東問題，有合理的解決，唉，大家看以後的真情罷！

一九二三，十一，一，於哈爾濱。

俄羅斯合作社之破產

B P

合作主義在俄羅斯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他最初發現在一八六〇年，爲一查智爾爾爾爾爾

倡，組織了不少合作社；但當時勞動階級並不注意他，似乎不關勞動者的事情，所以不久便消滅了。一八九〇年勞動運動漸有起色，合作運動也爲工人們認爲與已有切身關係，才開始去組織他。同時他在農民中也得了信仰。他於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對於勞動運動盡了很大的力；因此也極遭俄皇政府的忌妒與妨礙。但他終能打破一切困難，在這工業落後的國家發達起來。

大戰中合作社的任務極爲重大，他此時已非僅供給自己的社員而已，並供給軍隊及一般人民。當時中央各大城如莫斯科彼得格勒等處工廠，完全製造軍用品，因之內地缺乏工業品。市場已無貨可售。合作社即自組工廠，商人遂不敢合作社之競爭，不得不停閉其商舖；工廠主亦以原料之難得，與增加工資之困難，亦都倒閉。而人民則深信合作方法可以減輕其痛苦，不去與商人來往，羣加入合作社，因之合作社的資本大增，購買停閉之工廠。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合作社已密布全國。同年十一月革命又爆發，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之布爾雪維克黨人握政，其野心即以該黨黨員支配全國，使全俄人民在其統轄之下。雖其口號爲防止一切守舊派之反動，實則保持其個人地位而已。合作社於當時，實爲全俄經濟生命，此爲布黨所不能忽過者。但以其採用自由聯合之原則，一切取決於多數，不知布黨少數

蘇俄新合作黨之發展

專政之可比。西博羅維基！欲一方壓制其發展，他方自設蘇維埃商店，為國家之身配機關。但蘇維埃終無所成。遂即用政府命令，變為國家分配機關。

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日下令改合作社為公社。次年四月三日，又由人民委員評議會選入莫斯科全俄合作社總委員會三人；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又派去委員三人，而舊有之辦事人，則於一九二〇年一月經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蘇維埃各地方合作社多方營救，終未能恢復自由。國之自治的合作社，一躍而為官僚機關。莫斯科人民銀行，亦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為國家沒收，作為國家銀行的分部。一切農業，信託，工業，等合作社，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二七日下午令，作為全俄合作社總社的支部。從此人民自由組織之合作社，成為毫無生氣的布黨的附屬團體而已。

布黨此項舉動，謂其用武力聯合合作社可，謂其完全取消合作社亦無不可。總之已將合作社原意全部消除，將本來的自下而上的人民自動的合作社已根本摧殘。俄國合作黨員迫於布黨淫威之下，當然祇能將合作社低頭奉送。

合作社形式似在俄國甚發達，如法定俄國境內全體須加入合作社。但蘇俄社會後，一切服務無社員過問的餘地；納費亦由少數辦事員決定，且毫無定期。物價反較市場更貴為高，

其最大原因，在於官辦辦事，每覺所作與本身欲圖；又因委任全由中央，社員本應贊成，或斥退，所以一切經營，均極遲鈍。我此次自西伯利亞歸來時，一合作主義者告我：他此次去莫斯科購買，已不如從前僅向全俄合作社總社領貨，因總社貨物價值較他處私商所售者為昂。觀此也可略明俄羅斯合作運動的遲延。

現在俄國的合作社，除官僚式的外，尚有一般營利商人取合作之名，避註冊費及營業捐的繁重，藉以剝削消費者。雖他名義上屬莫斯科統轄，但仍得售其奸謀。

合作社本非但為經濟團體，實有高尙之理想。歷來俄國合作運動頗重其理想。第一次全俄合作社會議（一九〇八年）與第二次會議（一九一三年）中所討論者，並不限於狹小的政治及經濟問題，他極注意其理想與組織問題。惜一九一七年所開的第三次會議，已無事前的預備，僅倉卒召集。此後我們可言已無合作大會，討論其可貴的理想與組織問題。

可憐的北大學生

加拉哈恩弄北大學生

我自莫斯科經濟海參崴而歸上海後，正打算披羅蘇俄的羅幕，可憐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發表可憐的北大學生

可憐的北大学生

，自己印單行本罷，又是金錢作祟。忽然從北京傳來一個消息，說加拉哈代表俄國學生會給北大学生紅旗一面，我真氣得兩眼直瞪，不知怎樣來告訴可愛的北大学生！自上海急急跑到北京來，又聽說紅旗已藏起了，朋友們都以爲事過境遷，不必舊事重提。我才一聲不響在北京住了幾天，誰料莫斯科派的朋友，還在報上替蘇俄造謠，所以昨天才做了一篇「忍不住了」，本想附帶將「紅旗」事情揭開內幕，好給大家看看。同時偶在本年，四，五月的晨報上，又發現一篇俄國學生會給中國學生一信，其中盛稱中國學生的革命性，特別向北京學生致敬。附註中說：該信是某團體轉來，我明白了，那就是我從前鬼混過的團體，可是我始終是處於被動地位，且迫於淫威之下，自恨沒有反抗的勇氣，回到中國後才把他宣布出來。其實團體一切事務都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包辦的，我們團員也在被愚弄之列。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後，究竟有沒有學生會，這是本又的洗決問題，假若俄國無學生會，那末這面大「紅旗」，由加拉哈先生送來，到底有什麼作用，我不妨借晨報可貴的紙，並花費你們可貴的光陰，來把這事找出個究竟來。

十一月革命，一如三月革命，唱着無產階級革命的高調，而布爾雪維克自認爲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不與資產階級合作。革命後除工人有一部分反對者外，智識階級差不多極少表

同情於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所以布爾雪維克的出版物裏常把智識階級少數黨與社會革命黨並列，罵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不過因俄國學生向在俄國革命史上佔指導者地位，曾盡力與俄皇政府奮鬥過，所以布爾雪維克說，在無產階級未革命前，一切反抗俄皇政府的運動都是革命的，但在無產階級革命後，一切自由派都向反動方面去了，俄國學生當然列入反革命派裡去了。實際上大學生中贊成布爾雪維克主義者，佔最少的少數，雖然布爾雪維克曾極力把自己的黨徒胡亂送入大學，可是結果還是不好，大學生中布爾雪維克主義者仍是少數。

在理論上說，布爾雪維克主義是不能容認智識階級，他們說現社會只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一切階級鬥爭都以此為歸宿，所以智識階級如不傾向於無產階級，那末即到資產階級的陣壘裡去了。但是我們試考俄國社會民主黨史，我們便可知，所謂無產階級，都是帶了些顏色的。社會民主黨首領布連哈諾夫於一八八五年第一次出版的社會民主黨草案，曾言智識階級為解放運動的領袖，應利用勞動階級中最發展的一部分，就是工業勞動者。但一八八八年草案再版時，遂將此項削去，另用無產階級字樣，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內部用意。

俄國學生既反對布爾雪維克，所以布爾雪維克亦以反革命的頭銜加到學生上邊，因此學生的團體，便遭布黨的嫉視。致不能自由活動。十一月革命後，此活潑的俄國學生也隨着革

命怒潮，漸漸地沉寂下去。這幾年來也無雜誌報章，發表他們的意見，這是何等可悲的境遇啊！

布爾雪維克常說在此無產階級的國家，祇有工人們能自由，其實又何嘗如此呢！在他們國內除掉布爾雪維克黨與少年共產黨外，其他團體都不能自由的，嚴格說起來，少年共產黨也在被動之列，他受制於布爾雪維克，活動的範圍也僅限於文化事業，至於職工聯合會在實際上也被布爾雪維克黨壓迫。所以又何況學生會呢！因為在專政者的下邊，是無用價值的活動，祇須大家聽命於指揮者，那末一切社會秩序，都已有條不紊了。我記得前年遠東勞動大會開會於莫斯科時，東方勞動共產大學內的一部分中學生，非常活動，他們想赴大會的中國代表中，非布爾雪維克居多數，應臨時辦一個雜誌才好！立刻去與第三國際的重要人物商量，要求於經濟上資助。他們的答覆是：『第三國際的態度，還沒決定，你們鼓吹些什麼呢？』中國學生答道：『我們當然宣傳共產主義啊？』但是到底被拒絕了，第三國際方面說，即工人要發表言論，也須得第三國際的同意才行，不然，一概在處禁止之列。

俄國既無學生會，那末他的內部組織究竟怎樣呢，按照名義上說，學校內部組織是由校長，書記，教授代表，教育人民委員會代表與學生代表等共同解決一切，但學校事務並不

決於全體學生大會，復無全體學生與教職員的聯席會議，所以不論什麼事都由這五種代表所組織的「小蘇維埃」指揮校務。不過我們所願意知道的是關於學生方面，到底學生代表怎樣產生，他的權限如何？在每個學校內都有共產黨部或少年共產黨部，一切學生方面的會議，都由黨人主持，所推代表，純由共產黨方面提出後，用「舉手表決法」表決之，（無投票選舉，即蘇維埃選舉也是如此。）所以他卒能在裡面獨斷獨行，打倒意志薄弱的個人，而學校方面唯一的團體是共產黨與少年共產黨，每星期都有大會，討論共產主義等，但共產黨會議，則絕對秘密，非黨人不得旁聽，（有例外，由黨部預先報告，）

不但學校普通事務，取決於「小蘇維埃」，即學生所上功課，亦絕對由學校方面規定。學生方面的要求，每被拒絕。我們中國學生在東方勞動共產大學裏，常不滿意於教授，或校中所上的功課，我們會嚴重的責問他們，究竟學校為學生而設呢？抑學生為學校而設？他們答的語常是：假定我們願從學生的要求，那末我們何用開學校，實際是如此的，他們辦學校並非為人民，都是為維持其統治地位起見。

學校中的不平等，實在比落後的中國還不如，飲食住所也分了不少等級。在普通大學當然有共產黨與非共產黨的待遇；即在共產大學裡也分了共產黨領袖與普通黨員。如我所道的

可憐的北大學生

東方勞動共產大學，有五十餘種民族，每民族都有一二人爲該民族的指導者，由校中隨行制定，從中操縱。這少數指導者當然受特別優等待遇，旁的學生住在二十餘人的大房間裡，他們却住在三、四人的小房間裏。

有人以爲革命時代，軍隊的組織是宜於集權制度。但是研究學術的地方，難道也要強制嗎？考試一事，在落後的中國，也有許多地方已廢止了，可是在我們稱頌的革命俄羅斯，却完全沒有做到。不知這是什麼道理！有許多金錢化的留俄學生，還曲解廢止考試是不可能的空想，是否是怎樣？

我因爲使人明了俄國有無學生會，所以把布爾雪維克對於學生的態度，與俄國革命後學生狀況說了不少話。現在且把加拉哈究代表什麼學生會與紅旗的用心，再來說幾句。

加拉哈是俄國來華的全權代表，似乎不能幹這無聊的事罷！其實他對於中東路放廢的事，竟敢公開的賴起來，那末又何事不可爲呢？爾雪維克既在理論上，不能承認有特別的智識階級，更不能贊助什麼學生團體，這也算了；爲甚加拉哈忽然借着他的名詞，來與北大學生鬼混呢？

不是，加拉哈用得着北大學生，因爲歷來北大學生有左右全國空氣的力量，所以不得不來利用他一下。我知道加拉哈一定會說在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的中國

，學生還是富於革命性的——不然，恐怕北大學生，第一個即布黨處反革命罪。因為北大學生好動——所以布爾雪維克還有與之聯絡必要，不過聯絡也罷了，又何必假借名譽來欺人呢。

加拉哈究屬代表那個團體，贈北大學生那面紅旗呢？——學生會是沒有的，或者代表少年共產黨罷？但是少年共產黨不是學生的團體，在理論上說，是階級的組織，是青年工農的結合，學生是佔極少數，當然他不是代表這個團體。那末簡直加拉哈先生來故意來玩弄北大學生！唉！想不到幾年來消滅的學生會，還有人在國外假借他的各義，不知一般俄國學生聽見了，發生什麼感想！

其實加拉哈欲使外交上順利，不恤來愚弄北大學生。因為北大學生在中國的外交上，佔有極大的勢力，所以加拉哈想拿一塊糖來甜甜北大學生，不過北大學生承受這塊糖嗎？這是極大一個問題。我希望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北大學生起來追究紅旗的根底，他是怎樣發生的，代表團怎樣會幹這些事，我想他不但是北大全體學生的一件大事，且關於中俄二國的交涉，有極重大的意味。

一九二三，十一，十五。

俄國世界語運動

(附註)學生方面出版物僅有共產大學所發幾種，這並不是純粹學生的印刷品，是共產黨部的東西，如莫斯科斯高特洛夫共產大學發行一種雜誌。

(此文本送晨報，被拒絕登載，故在此處發表。)

俄國世界語運動

我想使大家格外明瞭俄國世界語運動起見，不得不略述歐戰時的情形。在歐戰未發生以前，俄國的世界語頗為發達。俄皇政府認他與危險思想有關，故極力壓迫，但終不妨礙他的發展。後來大戰爆發了，世界語運動才沉寂下去。

歐戰還未停止，三月革命與十一月革命繼續發生，各社會黨為爭奪政權，竟不惜犧牲俄羅斯的文明，——尤其是布爾雪維克，借着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名詞，實行一黨專制。國內經濟情形格外困難，有許多世界語學者因城市糧食缺乏，大都避往鄉下去了。但在一九一九年有一部分世界語學者努力宣傳，而教育人民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也頗注意，特別組織一個委員會，討論了一個禮拜，結果認世界語應由國家贊助，但現因經濟困難，暫時不能辦。

忙。所以當時各國喧傳有布爾雪維克宣傳世界語。此種謠言，半由於大眾推想有俄國是國際主義者，當然是主張世界語的，其實呢，這兩個東西，竟至不能接近起來，因為布爾雪維克者無國家招牌，而裡面賣的都是些「國」貨啊。

布爾雪維克是俄國唯一的政黨，一切東西如不俯承於其鼻息之下，就沒有發展的希望。所以布爾雪維克對於世界語的態度，竟成爲世界語運動生死存亡的關鍵了。但布爾雪維克怎樣對付世界語呢！我們不得不略述布黨，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我們知道，俄國是民族最複雜的國家，語言不同，交際非常困難。不過俄皇政府爲維持其統治起見，逼迫各小民族學習俄文。布爾雪維克握政權後，究能否實行他們的民族獨立的主張呢？這是完全做不到的。因爲無論那個政府，他總想使他民族附屬於其統治之下。所以十一月革命後，各小民族，除武力的脫離外，大都仍受布黨的壓制。雖一方承認其學習本國文，但俄文仍爲必修科。因此世界語便成爲他的敵人了，假定採用世界語，那末各小民族一定不學俄文了。我在莫斯科時所遇的是東方勞動共產大學，裡面有五十餘種東方民族，言語非常複雜，我們見了面，祇能說一聲「士特拉斯」（俄文爲「你好啊」的意思）所以無形中，總各存民族的偏見，譬如中國學生自命爲文明古邦，蔑視其他民族，而其他民族，亦以中國人俄文都講不好，真是來搶風頭包

俄國世界語運動

的飯桶。

布爾雪維克既因國內的民族問題，不能提倡世界語。而在別一方面黨員因領袖們都未講起世界語，也不敢插嘴，我時常與布爾雪維克黨人爭論國際語問題，他們每答我道：「爲什麼列寧沒主張世界語呢？」我冷笑道：「列寧並不是全智全能的上帝。」他布因此說我非真正共產黨員，（其實我加入共產黨，本不過爲旅行便利起見）亦可見他們的奴性了。而布爾雪維克的領袖，如列寧齊諾維埃夫托羅斯基等人，他們都在歐洲各國往得很久，都通曉一兩國歐洲語言，開第三國際大會，他們都講外國語，至於來會的代表，由翻譯轉達，似乎用不到世界語。其實呢，各國代表來開會的，對於討論的問題，都莫名其妙！最可笑的，遠東勞動大會，（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底開會於莫斯科。）赴會的代表，雖爲曉英語的民族，可惜略知英國語的代表竟不到十分之一，參加討論當然是不行的了。實際上也許因布爾雪維克的大會，不過幾位中央執行委員報告一下，就算了事。

共產黨員中對於世界語的態度，頗不一致。有的以爲英語可爲國際語的。有一次莫斯科工人報發了一篇工人關於世界語問題的主張，他們以爲從前中學畢業的人，學了六七年外國語，還不能談話。但當此全世界工人聯絡時代，與外國來賓接觸很多，工人們又不能閉關

譯，五六年的學習外國語，不是終日勞動的工人所能做到的。因此主張學習世界語。但該報的記者的答語頗為奇特。他說俄羅斯革命後，物質上感受很大的困難，現在我們亟需英語國家的革命，可使我們得到機器上的幫助，因此我們為維持俄國革命起見，應提倡英語，雖然他的讀音非常困難，但末始不可變更的。

東方勞動共產大學校長的主張更為荒謬，他說現在全世界革命以俄國為中心了。而東方國家的智識階級能力薄弱，尚不能指導革命，因此東方各國，俄國語已與英語競爭起來，將要代替他的位置。所以俄國語已有國際語的意義了。這種話的背後，實藏有布黨的野心。東方民族都須莫斯科派去的俄人統治。今年正月我在大學裡運動，添設世界語班。俱樂部長問我，學生中究有多少人想學世界語。我說已在二十餘人，其餘同學一定很多願意學的。他說明天聽訊罷！次日他告我，教務長云尚須斟酌，第二次俱樂部長告我，你們要學世界語也罷，可是不能宣傳啊！我當時故意問道，為什麼不能宣傳呢？在揭示處貼一張條子，也在被禁之列嗎？他簡直答不出來，即說明天再說罷。過幾天竟完全拒絕了，他說教務長因校中功課很忙，不能再設世界語班了，你們願意學，另找地點上課罷，校中的教室，是不能借用的。唉！堂堂的共產大學。也與俄皇政府一樣害怕世界語？

俄國世界語運動

俄國世界語運動

俄國革命論叢

他方面世界語學者中，因為外面情形的改變，所以一部分布爾雪維克派人，主張將世界語主義與布爾雪維克主義混合起來，時莫斯科的世界語學者便非常反對。一九二一年七月間莫斯科世界語學者有致函國外同志，痛陳布派的野心。並謂純潔的世界語主義。而與布爾雪維克主義聯合。則我語亦將不齒於俄人等語。信為檢查處察出，大捕世界語學者。因此復活的世界語運動，又受極大的打擊。不過世界語學者的個人活動，在該年已漸有起色。

去年底俄國各地的世界語動運，已頗可觀。各學校各職工聯合會，由學生與社員的動議，都添設了世界語，因此又趨向到世界語團體的組織問題了。一班布爾雪維克派人，謂在蘇俄境內，不想有非共產黨的世界語團體存在的餘地，就在莫斯科組織了全俄的總機關。嚴格的說起來，團員是限於共產黨人與對於共產主義表同情的人，因之莫斯科許多純粹世界語學者都不能加入——其實也不願加入，都從事於個人的活動去了。

布爾雪維克派的世界語學者極力要表示世界語是唯一為布爾雪維克主義的，今年正月間翻譯了一本「十月革命的五週紀念」，以後還續行翻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著作，今年七月間在莫斯科開了個全俄世界語大會，什麼問題都沒好好討論，僅送了一封信，祝列寧病體早日康健，這種事在俄國是常見的，列寧的賀電每為大會的重要問題。

我親身到過彼得格勒莫斯科伊爾庫次克赤塔與海參威等處，各地的世界語學會均以無錢繳納註冊費，致不能開會，而地方當局亦每多妨碍世界語運動，今年成立了布爾雪維克的世界語團體後，政府的態度比較好些。不過這種組織，並不是聯合，却是破壞，所以該會反成爲真正世界語學者聯合的障礙物。

世界語運動雖被現在俄國當局嫉忌。但他爲工人與學生所歡迎與擁護。各地少年共產黨中亦有經黨員的贊同，在一地提倡。但全俄少年共產黨並無此項決案。

現在各地學校中，由學生自動加入世界語的，大多數均作爲隨意科。但赤塔工業學校學決生科。議，認世界語爲必修科。而教育人民委員會訂爲正式功課的英文，反被學生列入隨意至於各地工人學校或職工聯合會中。頗多世界語班。某地合作社且幫助世界語學會大批金錢，作爲世界語運動的宣傳費。

忍不住了！

——赤俄對於中東鐵路的陰謀——

我是非常表同情於赤俄的一人，所以一九二〇年即行去俄，以慰我敬仰之意。誰知到俄

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國後，事與願違，一切實情，均與國內所宣傳者不同，去我當時思想中的赤俄遠甚。所以不得不來揭發他們的黑幕，以告我同胞的朋友。

我這樣的肆無忌憚的報告，一定要引起朋友們責我，說布爾雪維克以優等的待遇（紅軍的待遇，共產大學學生與之相等），歸來後即揭破他的陰謀，未免太無情無義了。我說這兩年的生活，完全是在一般勞苦工農的血汗中過的，我表同情於無產階級，更不得不來替他們伸冤！

我想爲使讀者能格外明瞭俄國對於中東路的陰謀起見，不得不畧述布爾雪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布爾雪維克自得到政權後，始終沒有拋棄俄皇時代侵略政策。當時雖盛唱民族解放，但實際能脫離俄國壓迫，除波蘭，愛沙尼亞，萊多維亞，立陶宛，與芬蘭等國用武力獨立外，其餘烏克蘭，白俄等處幾次獨立，但現在仍就其範圍，如布哈林的共產黨綱上說：「各民族可獨立，但須組織蘇維埃政府，不然，我們爲該民族勞動者起見，雖用武力亦所勿惜。」（我手邊無該書參考，但該書已由廣州人民社譯成中文，對此問題有趣味者，可將該書詳細讀一下。當能格外明瞭這個問題。）便易察到他們的野心，實際恐怕該小民族組織更合理的社會組織（因俄國現爲布黨專政），亦不免要以武力從事罷！

布爾雪維克在報章上常表示中東路是他不可拋棄的財物。最奇者莫如以哈爾濱亦費入俄國。有一次，一個崇信人道主義的朋友問我，哈爾濱是俄國的罷？我起先想，此人常識淺薄，致犯這個錯誤，其實都是他們宣傳的影響。一天我上俄文課，教員詢我，哈爾濱是屬於那國的，我順口答道，是屬中國的，他即說是屬俄國的，連下來即嬉笑道，哈哈！我們是國際主義者，還說什麼國界呢！我不知道赤俄是否是國家。今年初我們莫斯科中國學生接到自海蘭泡一位中國學生的信，說俄人因白黨盤握中東路，於俄國極有害，所以此間已預備進兵佔據東省，驅除白黨。又云中東路日本久思染指，苟俄人不侵占，則為日本帝國主義，更予俄國以極大困難。大家看了的封信，還有些人為俄國曲解道，不差，假使日本占了去，不更使中國困苦嗎？無產階級專政（？）的赤俄來管理，實比中國人辦理更好！我真想不到，物質能轉移人們的思想，到此地步！

有一次我去郵局寄一封掛號信，上邊寫著哈爾濱三字，括弧內注中國兩字，此為寫信的通例，竟不道被郵局拒絕了，我說為什麼，他答這樣的信我倒沒法收受。我問究竟什麼原因呢？他說哈爾濱不是中國的，我故意問道，那末他屬那一國的，他說是自治區域。唉！不知道這是誰定的。我即道，把郵票將中國兩字黏蓋過了，請你們為我投遞罷！

惹不住了

忍不住了

我此次經西伯利亞歸來，在海參威時有一重要的共產黨員告我，（因我與俄人接洽留學，表明是共產主義者，在莫斯科時也加入少年共產黨。不過我兩年來留俄的結果，以前的幻想都消滅，我不能再為共產黨人了！不過此時因旅行便利起見，仍帶着這個頭銜。）中東路恐將以兵力從事，你能加入軍隊嗎？我婉辭道，我是南方人，不曉北京話，且非軍事人材，實難遵命。他想不通言語，實亦沒辦法，才允送我歸來。但中央執行委員會長加李寧考察遠東邊境時，曾在海參灣演說，他說中東路事關俄國實際利益，萬難拋棄，雖是用兵力亦所不惜。其餘一般共產黨人常說，中東路為俄國無產階級的一大財物，於將來發展工業極有關係。有一共產黨與我閑談，最有趣的莫如聯絡鬪匪擾亂中東路，我說幹什麼，他道使張勳寒心，亦是好的。真實呢，他們確會聯絡過孫繼武等，侵畧中國邊境，以便好佔據中東路。我在赤塔時，有一中國某社會主義，曾與俄接洽，擬舉兵犯境。他說，他們的目的，似乎不在社會革命，而在自己的利益。我想布爾雪維克何曾為社會革命，中國人真瞎了眼！

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兩次宣言，放棄中東路云云，非出自本心。不過當時布爾雪維克無暇來顧，所以落得說辭好看話。他方又可使中國政府接受中東路，驅除敵黨在中東路的活動（莫斯科某中國問題專家語）。可憐中國政府，麻木不仁，竟毫不理會。但當局各界聯合

俄國革命論叢

會與學生會發電稱謝，而此不顧政府祇與人民談判的俄國代表，（越飛第一次在中國外交部中應酬語，我在莫斯科讀後，旁一俄人笑謂我曰，不想中國亦是這樣答覆俄國。蓋中國政府也否認與政府接洽，而與俄民聯絡。其實中國人到是無心之談。）竟會前言了，加拉哈此次來華，竟言現在的情形與從前不同了，且中國政府並未接受。他在哈爾濱時，國際協報詢其赤俄是否拋棄俄皇時代的侵略政策。對於中東路是否照兩次宣言辦理。加拉哈說了半天，還是空空洞洞說了些放棄侵畧與希望中國能脫離各國的侵畧，但對於中東路問題，則說事關俄國實際利益，當反對第三者干涉，由中俄兩國自訂公平的條約。

一九二二年越飛致牒中國外交部「本月十二日貴部致本代表團的牒文中，謂勞農政府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宣言，曾有下列之表示，「勞農政府擬無以條件及無賠償交還中東鐵路與中國」本代表對此爲應再行表示此項辭句，並未載於本團所存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宣言，或俄國人民委員會正式存件內該項宣言之中，現將附上此宣言之俄文原文。」我其夢想不到堂堂的代表，竟賴起來了。接下去越飛又說：「當時本代表正從事西歐事務，未能憶及除上項宣言外之其他宣言。……」這種話祇有頑童能說出來，不想却出之於無產階級國家代表之口。最後越飛又說：「貴國政府對該項宣言，既可負責，復不容俄國政府建設友誼關係

那不住了

忍不住了

之建築，故中俄一切一題，均須待迫近之中俄會議解決之。」此不啻前言休提，重新再講價值的話！不過加拉哈是當時簽押者，所以也不賴了，直捷爽快說，「現在的情形與從前不同，……事關俄國實際利益，……另訂公平的條約。」

昨天晨報上還有人替赤俄辯護，還說什麼「公平交涉。」他說；「要他們廢除了向東交民巷磕頭之習慣，……」我祇請他別向莫斯科磕頭，也可少來混淆觀聽，至於他說人家爲白黨所包圍，受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宣傳的餘毒，我惟有希望他勿爲紅黨所遮蔽，勿來胡語。

紅黨的侵畧消息又到了，這非神經過敏，這是他們公平外表的後盾啊！我希望一般有志的青年，起來把赤俄的相研究一下，實行我們的國民外交罷！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關於此類問題，本刊極希望熟悉中俄兩國國民性，而又能根據事實，不發意氣用事的論調的先生們出來討論。本篇作者的來信裡說，「一切反駁，我願平心靜氣的答覆，文責也由我自負，」那我們更是感佩了。

記者附白。

布爾雪維克國際的陰謀

迷途中的工團主義者

布爾雪維克很明白法國工人，對於國際運動上是極有力量的，所以携重金屢向法國運動，去年才得聯絡法國勞動總同盟中一般政客，主張與莫斯科紅色職工國際聯合。但工人終以該職工國際，完全隸屬於第三國際，爲政黨所操縱，不願加入。後莫斯科巴里閩函電交馳，方得第三國際讓步的消息，即紅色國際與第三國際間的關係，從隸屬於聯合。

去年夏，法國革命工團黨開大會於聖級奈時，紅色職工國際秘書洛屈夫斯基親自去運動，結果大多數主張有條件的加入紅色職工國際，即採用自由聯合的原則，少數（在三分之一以上）傾向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絕對拒絕與莫斯科聯絡，極力設法組織無政府國際，決不爲政黨所利用。

法國工團代表蒙慕蘇到莫斯科後，頗傷感於督麥酒事（因他被推去莫斯科後，遠越代表權限致被懲戒一次）但他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莫斯科第一次演說中：「無政府工人實際並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反對由此制度下自然而生的首領與智識階級專政」，但他接下去又說

布爾雪維克國際的陰謀

布爾雪維克國際的陰謀

：「法國勞動總同盟中無政府主義影響之偉大，所以此次運動與莫斯科聯合，費了不少心機，才得有條件的加入……望紅色職工國際勿以此爲過大的要求，因爲拒絕此條，便給無政府派以絕大的口實，——羣衆即歸附他們了」。

蒙慕蘇的演說，便發生効力，次日第三國際主席齊諾維埃夫長篇演說詞中：「我們務必迎合法國工人的成見」主張滿足聖級奈大會多數的要求，紅色職工國際贊成齊氏的提議，蒙氏遂宣告法國勞動加入紅色職工國際。但其中最可怪，爲此種要求由于第五國際方面的退讓，難道紅色國際是他的附屬品嗎？

蒙氏在大會的措詞，是否可以傳到法國工人耳鼓中去，他口口聲聲恐給無政府派以反對的口實，至於齊諾維埃夫洛屈夫斯基是否願拋棄他們首領的地位？——決不是的，我們試看他們歷來的政策，他們使人就其範圍，方法是無窮的，第一表示予人同情，如布爾雪維克贊成民族獨立，但一至武力已足。那就不客氣？

齊氏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說，是非常荒謬的，他說第二國際不願與無政府及工團主義者發生關係，但第三國際，「打破此種遺傳性」，預備與無政府黨及工團主義者合作，因我們以社會革命爲前提的，同時我們知道齊氏是第一個，「統一戰綫」的倡導者，即與一切革命派（無

政府黨在內）共同推翻資產主義，但實際他對俄國無政府及工團主義者究屬如何，諸他們上斷頭台或入監獄或放逐到荒地去。這就是布黨對於各派聯合的惠賜。但我在兩年共產大學的生活中，常聽他們教訓我們，說無產階級革命後，一切革命都起來反對無產階級的。但他們也知道比他更左的無政府，因之又說再左也無所爲了，——一方又罵無政府黨爲小資產階級，奇極！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一，政黨之階級性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同在歐戰後洶湧起來，先後已在俄羅斯，意大利握了政權。這兩種運動的特點，都在非法的行爲與暴動，其異點在乎一是爲無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派，一是主張勞資調和的反動派。所以法西斯特的運動，已被一般人詆爲無理的暴徒；而布爾雪維克主義則已駭倒西歐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一部分工人也奉爲無產階級的明星。但實際究屬怎樣呢？我說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爲搶奪政權起見，體察羣衆心理，或者假着爲一般人民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利益，以保護資產階級；而減少勞動者反抗心，或者假着社會主義的招牌，博得工人的歡心，以便在政治上佔個地位。但讀者幸勿誤會，說一切的政黨，在過去的歷史是如此的；或者說一切謀全人類解放的團體，亦都是自私自利的。我爲避免誤會起見，畧述政黨的歷史。

俄國革命論叢

法蘭西在十八世紀末期，經濟狀況雖已漸入資本主義，但在政治上則尚在封建制度，處處妨碍資本主義的發展。那時一般資本家，爲着自己切身的利益，起一種反抗運動。但因自己實力不足，就向強有力的大多數勞動中者鼓吹；說封建制度是爲一部分貴族利益的，我們應要求平等，所以大唱自由平等博愛之說，同時法國農民暴動，反抗地主，因此革命的怒潮，遂一發而不可收拾。革命成功後，此有組織的資本家，即佔據政權，發出人權宣言。不過他們所謂的人，是指資產階級而言的；所謂平等，亦不過法律上的平等。這是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他完全是爲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至於工人呢，雖自法律上的奴隸狀態，逃了出來，但實際還依然是奴隸。

社會的現象是非常複雜的，在資產階級革命後，資產階級固然組織起政黨來，但一般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或者一般小資產階級，還維持其特權起見，亦有加入政黨，無非爲其個人利益。十九世紀中期，工人運動漸佔勢力，一般人又換上個社會主義的假面具，組織工黨

，要求普通選舉權，使工人選舉他仍加入議會。其結果如何呢？所舉出的議員老爺中，亦因地位已得，顧不得什麼工人利益了，甚至於有反顏來殺工人的。因此又引起工人的覺悟，法國工人自己組織工團，反對與一切政黨聯絡。

就政黨的性質上來說，他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他總是爲資本主義利益的。因爲他的組織，他的主張，都與資本主義附合的。政黨中除資本家外，大都是小資本家，他們在地位上亦有陷入無產階級地位的危險，但他們都夢想到資產階級的天堂去。

社會黨中不一定都是野心的小資產階級，裡面亦有一般夢想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但因經濟上仍與原階級相關，且一旦爲議員後，更想不到工人們的苦楚了，——實在呢！他們那裏真知工人階級的隱痛。巴枯寧說：『生活統御人們的思想而規定他的意志。』又說：『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教育的人，他如願爲工人之友，則應拋棄原有的生活狀況，與資產階級的習慣，斷絕一切感覺與思想的關係，而與工人一樣，立認其爲敵人而向之宣戰。』

二，兩派的歷史。

布爾雪維克派本脫胎於社會民主黨，他們的主張與歐西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一樣，是本馬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士特的末日

克思的教義。最初在俄國鼓吹馬氏學說的，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布達哈諾夫。他本是「土地與自由」（成立於一八七六年）派的社員。此後三年間，因主張恐怖手段，遂分成兩派。布氏極端反對暴動，另組「黑分派」但不久布氏即變更思想，而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在日內瓦組織「勞動解放團」即為後來社會民主黨的雛形。一八八五年布氏在社會民主黨綱草案中，極注重智識階級！謂智識階級應組織工人，要求立憲政體，且言國家應扶助工人組織等語。此類思想雖為後來布爾雪維克所否認，謂社會革命而以智識階級為領袖等語。但其形雖變，其根本主張，則一如舊轍。不過將智識階級階級數字改為含糊的「無產階級的先鋒」而已。

布爾雪維克與原來之社會民主黨，根本主張，並無什麼分別，後因國會中已有社會民主黨代表，故主張拋棄秘密行為，而實行公開的活動，布爾雪維克則完全反對。所以漸漸形成敵體的兩派了。但在三月革命前，布黨在國內之影響極小。故一九一七年革命後，臨時政府中，完全為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所把持，布爾雪維克首領大都尙逍遙國外，迨開革命消息後，方紛紛歸國運動。

社會黨政府自革命後，一切設施，均違人民期望，戰爭仍繼續進行，農民自地主手中所得土地，請須待憲法會議解決，此時工業停頓，田野荒蕪，社會黨政府仍無補於實際，因

此人民怨恨已極，布爾雪維克遂大唱「麵包和平與土地」的口號，以迎合社會心理。是年十一月，前敵節節失利，且衣食單薄，糧食不足，軍士俱自前敵逃歸，布爾雪維克聯絡彼得格勒憲兵，推倒克林斯基政府。

法西士特發生於假戰中，當時在意大利並無勢力，其首領莫索利尼本為主戰者，戰後經濟異常恐慌，凡爾塞條約，又予意人極大之憤激，故法西士特運動更失人望。當時羣衆因厭惡紊亂現象，都望治於無產階級專政之布爾雪維克主義。一九二零年布爾雪維克派在意大利得勢，但措置乖方，仍不減輕人民痛苦，加以紅軍之殺掠，益招人民惡感，因此羣衆覺無產階級專政。無補實際，轉而傾向於智識階級專政。

尼羅內閣時代，布爾雪維克派在議會極佔勢力，但法黨機關遍布全國，實仍具潛勢力。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布爾雪維克殺巴祿那爾法西士特市議員後，雙方鬥爭益劇。一九二二年布爾雪維克完全失勢。法黨迫法克他內閣辭職，意王大權，召其領袖莫索利尼，命其組閣，於六小時內就成立了。

二 掠奪政權。

法西士特與布爾雪維克的成功，全恃兵力爲後援，至於工人方面，亦有一部分贊助他們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士特的末日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如意大利之運輸工人，是表同情於法西斯特的，而俄國大部分的工人則反對布爾雪維克。兩派雖均極力籠絡人民，但其獨斷獨行，不顧一切，此種勇氣，實非普通政黨所具有。

布爾雪維克握政後，即宣布停止戰爭，土地歸農民等法令，但均屬欺人的話。如廢止死刑一事，宣布後僅二十四小時，即屠殺異黨，且其虐待人民之方法，竟勝於俄皇專政時代。所謂和平，亦不過迎合人民心理之言。

法西斯特對付異黨，非常殘暴，每用非法手段，殺人放火，無所不為，故到處焚毀共產黨機關，殺戮共產黨人，以共產黨為其最大之政敵。而布爾雪維克則用非常執行委員會的組織，羅殺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他的執行極為奇妙，除公開之捕殺外，常派人四出，陰殺其政敵，或用麻醉藥，使人麻木而死。

在意大利常有公開的襲擊與巷戰，而布爾雪維克則似較用政治手段，我們在俄國時，常遇大隊的被捕，但此類事實，已全引起俄人注意，因他們已不若我們的少見多怪，有許多人都說，多死一個可少吃幾磅麵包。唉！這是何等的悲慘話啊！

四，上帝的兒子

布爾雪維克口口聲聲說是無產階級的先鋒，他們好像說：「除掉我們連工人們，也算不

俄國革命論叢

得無產階級。」因爲工人與非工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分別，他們有極奇妙的解說。他們對資產階級而言，當然是自稱無產階級代表的，不論爲誰，祇要少露批評，即被誣爲小資產階級或智識階級。至於他們對於一天八小時，或者八小時以上的工人們，究怎樣說，他說階級並不是以物質的遺傳而分，是以精神的遺傳而分，他說譬如列寧本出身貴族，但因傾向於無產階級，他便是無產階級了。假定一個四時不停的苦工，他本是無產階級，可是他贊助資本主義，那末，他就是智識階級了。這種說法，其牽強矛盾之處，已顯而易見了。不過實亦由於一部份工人反對布爾雪維克，他們無辭以對，便想出這種巧妙的辦法來。一方是因借着防禦白黨的口實，來制裁無產階級。所以工人要開會，非經他們允許不可，且全爲黨人所主持，工人完全不能自由發表。

但法西斯特究屬負何種使命呢？他亦是唯一的爲着國家利益的。莫索利尼所組織的國民義勇軍，其宣誓中有：「聽政府首領的命令，爲上帝的意大利服務，與軍警合力維持國內的秩序，並保護意大利在世界上應得的利益。」便可知他帶着極濃厚的愛國主義，不過他表示爲意大利益唯一政黨這一點，則完全與布爾雪維克我的精神相彷彿。

加特力教平民黨在意大利實爲法西斯特唯一的政敵。該黨的國會議員曾發表宣言云：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士特的末日

「當此國家艱難的時候，倘政府對於建設政策，能先顧國民富，後顧己黨的利益的善良保護。」因這莫氏的忌毒，迫令其退出國會。

法西士特一如布爾雪維克，表示他爲意大利利益的唯一政黨。其實呢，他們澈頭澈尾，無非是個自私自利的政黨而已。

五，選舉的特別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士特的選舉制度，是最奇妙不過的。他們雖沒有把他完全廢掉，但現在他們所存的選舉制度，不過空殼而已。法西士特以大選舉區的多數選舉制，代替於己不利的比例選舉制。因爲後者是一九一九年尼縮內閣時代訂的，於左黨極有利益，所以極遭法黨的嫉視，雖經加特力教平民黨抗爭，但仍被廢止了。現在議會中法西士特已佔大多數，異派毫無勢力，與俄國十一月革命後情形彷彿。

布爾雪維克自革命後，因一部分工人的反對，所以主張組織蘇維埃。蘇維埃名爲由工廠兵所舉的代表會議，其實呢，說他布爾雪維克派的議會，亦不算過刻。至於說什麼職業選舉啊！那更說不上了。因爲蘇維埃的特點，不在他主張職業的選舉。所以一般走馬看燈的外國

人，抓着一把名字，就回來胡亂報告。其實蘇維埃制度的特點，就在乎選舉方法上。選舉確是按照職業的，如人數過少時，即聯合數個同職業的團體，舉行選舉，由布爾雪維克提出單名後，次詢有無其他名單，然後用舉手法表決之。假定有異黨提出別的名單，便那引起極大的紛擾。布爾雪維克派即大呼反革命黨或小資產階級派，結果，付表決時，意志薄弱的民衆，當然不敢贊助異黨。有時布黨所選出的代表，於已有危險時，則令選民另舉較合他的旨趣的人。鄉村的地方，簡直不知有所謂選舉的事。有許多地方舉出的代表，因違背政府的意思，即停發車票，使其不能赴會。此外還用非法手段對付贊助異黨的選民。

布黨于初革命後，因會與異黨聯絡。所以議會中尚有異黨的代表，當時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於工人中仍佔勢力，議會中還有他們的代表。後來逐漸把他們驅逐出去。去年社會革命黨執行委員會全體被捕，受了很奇怪的審問，原告是社會革命黨舊黨員，現已加入布爾雪維克黨了，他說會接社會革命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命令，陰謀行刺列寧，他亦是當事人之一，現因反悔從前的錯誤，所以特地出來告發。後來這一批人定了死刑，因各國社會黨的反對故暫緩執行。所以去年十二月的選舉大會中完全爲共產黨佔去，而極小數無黨代表，也由布黨特地拿來籠絡人心的，如這許多無黨代表全在布黨名單中一齊提出，表明他們是傾向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士特的末日

於共產黨的。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法西斯特得政還不過一年，當然一時還未能將異黨完全驅出，但他這種制度都與布黨一樣，極容易打倒異黨的。至於法黨是否用舉手法選出，我還不知道。——或者在推行選舉制度很久的意大利，恐怕不能實行。因為俄人向處於專制政體下面，一變而為專制式的選舉，所以很易推行。不過法西斯特士所用的非常手段，實亦非常利害，所以一年的成績，已如此可驚了。

六、黨與政府

兩黨的組織，與普通政黨完全不同。中央執行委員會是大會選舉出來的，他執行一切，是獨斷獨行的，其特別處即黨員須絕對服從中央，不得稍存異議，一切主張與言論，絕對由幾個委員發出，其好處是在能整齊劃一，首尾一致。壞處則在黨員均不過為首領的附屬體而已，無活動能力。

法西斯特是明目張胆的主張首領專制，今年四月二十六日莫索利尼召集法黨大會，議決案中有：『法西斯特黨的幹部，非經莫氏允許，無批評政府或法黨的自由。』亦可見莫氏的威

風了。布爾雪維克雖沒說須服從列寧個人，但其精神則完全一樣。列寧的話也被執行委員會當作聖經看待。黨員毫無個體的自由，兩黨也都一致的。

他們極力將黨內的特殊機關，混化于行政機關之中。全國各地都由中央派遣黨員前去，以便各機關爲本黨黨員所把持，可以維持統治權至於永久。現在俄羅斯的行政，不是出乎人民委員評議會，却在共產黨部，此中機巧，我在莫斯科兩年，却並未覺得，直至後在海參威才澈底明白。海參威有三個重要機關，即共產黨部，省執行委員會，職工聯合會，但後二者均以共產黨的意志爲轉移。所以黨部與行政機關。我們簡直找不出他們不同的地方。

在外交方面，故意表示政府與布爾雪維克是兩件東西，此不過恐惹起外國的干涉罷了，這種話他們亦僅向外國人說。在國內却就不然了。不過法西斯特并没這種的困難，他可以實行黨與政府一致的計劃。

七，阻止黨員

布爾雪維克是提倡共產主義的政黨，似乎應廣收黨員，才合他們的本旨。但實際却不然，自政權漸漸穩固後，即限制黨員了。有人以爲這是怕不良份子混入，不過這「不良」兩字，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並非指不能爲無產階級盡力與否，而在能否順從中央與否。布黨自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至一九二〇年底，曾濫收黨員。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因黨員中純正份子，頗多持異議者，因爲趨向社會主義，便不當恢復舊狀。遂想借名驅逐，又因政局已定，黨員太多，無法供養，而各機關位置亦早塞滿。因此才動議淘汰黨員，以便將此等不安分的黨員，驅逐出黨。當時每黨員當衆宣讀履歷書後，主席詢其究滿意於新經濟政策否，此爲其去留之重要關鍵，不過著名的左派，當然不在此例。

法西斯特既同以黨員支配全國，當然一到黨員够用後，亦減少黨員，極力自六十萬黨員中減少因爲一萬萬四千萬人口的俄羅斯，僅需五十萬黨員統治全俄，則較此四分之一人口的意大利，當然容納不了這許多人，所以莫氏於四月二十六日召集大會中，議決：（一）法西斯特以後拒絕新黨員，（二）法黨現有黨員六十萬人，應施以極嚴密檢查，驅逐不良份子，所有團員應負被編入國民軍的義務。

布爾雪維克亦自八十萬黨員淘汰到五十萬人。新入黨一事雖無明文拒絕，但現已不招收了。因爲專政既爲政黨的專政，利於少數人的，不然更何專政之可言呢，而一般人亦均以入黨爲謀生的地步。

八，破壞工人組織

在意大利，在俄羅斯，工人組織均爲統治黨所嫉視。因爲專政制度下面，是無須有個體活動的團結，這種活動是妨礙統屬於領袖制的劃一。何況一般工人結合起來，妨害專政者地位呢！

布爾雪維克既戴着爲工人階級利益的假面具，自然不能說禁止工會的存在。他却用更巧妙的方法，即派自己的黨員去壟斷工會，使全俄職工聯合會操之於共產黨人之手。所以現在俄國的工會辦事員，並不是工人選舉出來的，而是莫斯科派遣的。有時亦將人名提出，要求工人承認，就是工人所選蘇維埃的代表，也是這樣一回事，這種與禁止有什麼分別，在當局方面，到底那種有利，我可不知道，不過這種方法，早爲俄皇政府所採用過的，一九〇一年內務部決定由警察廳秘密派人去組織工會。使工會不致危及俄皇政府，但後來的結果究屬如何呢，罷工示威運動，相迫而來，要知工人是不可欺的啊！

法西士特是主張勞資調和的，其表示保護工人利益亦自在意中。但他確曾襲擊左黨所組織的工會，焚燬會址，毆死辦事員。此種行爲他並非公開的向工人搗亂，不過因左黨組織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士特的末日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的工會，於他不利益了。實際上亦與布爾雪維克一樣，使黨員組織工會，聽說現在已有不少工人在他旗幟的下面。但能否完全受他利用，還是一個問題呢！

九，政府的恩惠

兩黨握政後，對於意大利與俄羅斯，究有多少好處呢？信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非仔細去研究他不可。法西斯特的產生本由於人民困於歐戰後經恐惶，憤凡爾賽條約，意國所得利益太少，所以法西斯特大唱『爲上帝的意大利，保護其在世界上應得的利益。』但法西斯特一年來，外交上毫無成績可言。意民的痛苦還是依舊。爲維持政權，壓倒異黨，不惜破壞一切。這是他予意大利唯一的好處。

布爾雪維克得政後，曾實行什麼共產主義嗎？完全沒有這回事。十一月革命後，他爲維持軍隊，國家機關的辦事員與城市工人糧食起見，派軍隊往四鄉掠取農民餘糧。當時城市居民由國家供給者，僅有一半，其他一部分消費，還是私人供給的，且國家供給，是按着等級的還算什麼共產主義呢！其實歐戰時各國實行糧食限止策，與此有同一意義。年來俄國政黨鬥爭的結果，使供給歐洲的農業國家，陷於沉重的飢荒裏。農地較十年前減少一半，畜牧亦

減少一半。枕木有四分之一應換的，也沒調換，雙軌鐵道也拆毀了，車輛減少十分之一，貨車減少三分之二，輪船也減到一半。煤產額較前僅百分之一五。鐵礦百分之四，金屬礦佔百分之七，大蘇百分之一三，布百分之一三毛織物百分之一五。其餘一切都停止了。雖然歐戰不得不分担些，但當時僅破壞了戰地的農業。工業的荒廢，完全由於國內戰爭時，各政黨大敗後彼此毀壞。而布黨專政後，一切生產工具歸諸國家，使生產者也不能從事工作，致機器都鑄毀於國庫裡。

十，列寧與莫索利尼

列寧與莫索利亞同被該黨推為唯一的領袖。一切政策均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據一般人推想，他們倆都是真誠的革命家，過了許多年放逐的生活。列寧的歷史，大概已為中國人所深悉的了，他生身於貴族，從事於革命運動多年，曾被捕放逐於西伯利亞，後逃亡瑞士，極力向國內宣傳。其毅力與聰明，為一般人所敬佩。

莫索利尼富有天才，善於活動，曉羣衆心理，現年僅三十九歲。曾卒業於師範學校，充當小學數年，喜談政治問題，亦傾向於社會主義。後因政治關係，逃往瑞士。又在武靈脫辦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士特的末日

俄國革命論叢

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

報，頗遭當局之忌，遂爲放逐，重歸意大利，即爲社會黨活動，主前進報筆政，後以主戰辭去。另辦民意，鼓吹社會主義，但是他徹頭徹尾都是小資產階級氣味。大戰停止後，因經濟困難，致一時頗失人望。但他仍勇往直前，卒能得現在的統治地位。

俄人常謂俄國有三共產黨，即烏拉得美，伊里奇與列寧三人，蓋表示除列寧外，俱非真正之共產黨人，不過爲個人利益之小偷耳！德某博士曾批評莫氏云：『莫索利尼即法西斯特主義，法西斯特主義即莫索利尼，故除莫氏外，意大利人中無一爲真正之法西斯特主義者。』這種批評，是否適當，尙屬疑問。不過一般人憤恨兩黨黨員，亦可概見。

結論

法西斯特與布爾雪維克是文明進化上障礙物，他是平民的敵人。他的發生實在已很久，不過隨着戰爭興起，當此人們發了戰爭狂，一般落魄的小資產階爲希冀他們天國起見，竟來掠取政權。

他們很能迎合羣衆心理，極善於經營。不過現在已得到政權，他們的天國已達到了。實際上對於經濟恐慌，並不能稍加挽救。一般人民的憤激程度漸漸沸騰起來，他們的末日也就

不遠了。

現在世界各國都已發生這種運動，美國的三K黨，德國的麥希里希，匈牙利的濶洛南與捷克斯拉黨的覺悟等，都如怒潮般的洶湧起來。他們都用野蠻手段對付異黨，此種形勢是否預告人類的末日到臨？我說這不過是戰後。人類社會失其常態，且資本主義社會。到了走頭無路之境，一般小資產階級已陷於恐慌地位，亦是他們存亡的關鍵，現在果然得勢了，這過曇花的一現，這是他們死的預兆。真如臘燭將盡的時候，突然的一亮，或者病入膏肓的人不輒然清醒幾分。『亮』與『清醒』的時光，即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特的末日，無產階級，爭自由的戰士，速起，你們看！前敵密布了敵人，我們應向前！自由的社會。已隱約在我們的前了！朋友們快起殺敵！

新俄教育現狀

(一) 去年第十次蘇維埃大會之報告

俄國教育人民委員會長魯納却斯基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十次蘇維埃大會中，報告教育狀況，極為詳盡，茲特擇要譯錄於下：

新俄教育現狀

新俄教育現狀

魯氏謂報告年來教育狀況，須先討論經濟問題；如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則其他問題俱成泡影。現因學校方面物質供給太壞，致一切未能進行。苟吾人能如歐洲資產階級學校之經濟，則吾人理論與實施當可較勝歐洲十倍。

當俄國實現革命以後，教育上發展極快。一九二一年時，初級學校有八二三九七所，學生六八五〇〇〇〇人。如與戰前相較，則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共增加一六〇〇所，而革命中則驟增一九一六所；且其增加之半數全為女生。幼稚園開始收容學生二十萬人。但第二級學校則一如戰前，並無何等發展，魯氏謂其增加之速，完全由於人民在革命中狂熱所致；至於如何維持，則幾無人想及。當時純由中央政府擔任，完全為該時期包平均分配法與不兌換紙幣所維持；故後來新經濟政策一旦實現，致教育經費全無實際基金。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極力減少教育人民委員會之預算。在政府固以為並非將教育經費減少，實使該費由地方擔負。因此，一切教育機關，學校與幼稚園等多由中央移交地方；歸教育人民委員會者，僅九萬所學校而已。同時，教員亦減去百分之五十。其結果，則地方無錢擔負，而學校，幼稚園等不得不停閉。至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學校由三十八萬降至六萬八千所，同年十月減至三萬五千，學生數減至四百七十五萬人。近雖減少較緩，但仍將繼續銳

減。

他方面，教員狀況極爲可憐而可怪。教員物質生活太壞，致多有因此生病，甚且自殺或實淫者。雖名義上教員薪金似優於其他工人，但實際所得，反較一切工人所得較少。魯氏深怪何以政府僅增加地方擔負，而不使中央畧爲增加。

各地方情形殊爲困難，如諾夫郭鹿特，星皮爾，留平，斯本令，四省教育經費，竟佔全省預算百分之三十。魯氏主張中央預算宜酌量增加。至於學校，則有三十一省未得教育人民委員會之許可，擅自向學生家屬收費；餘則不詢省執行委員會之態度，學校自動收費。魯氏謂似宜取一律辦法。凡農民工人職員支薪在第十三等以下者，其子弟得免費入學。紅軍及疾廢者之子女，亦受同等待遇。教育人民委員會已有此項議決案，擬不日進行。

唯一之救濟學校辦法，在與農民結立契約，取消從前無定式之維持，另以有規則之形式與農民結約。但須預先規定，學校仍受各省教育支部統轄，決不能使其仍囿於教士地主影響之下。據烏克蘭教育人民委員會長石東斯基謂該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學校，完全由農民供給。諾夫郭鹿特省已訂立四百零八合同，多爾亦已訂立五百十三合同；而斯本令省百分之七十，維吉勃省百分之六十亦均已訂立此類合同。

新俄教育現狀

教育人材亦太缺乏，應改進現在教育程度，多設自修班，使教員會議成爲短時間之速成科。

高等學校，於革命怒潮中添設，現却不得不停閉其一部分。有四十九所高等學校已全行停閉，其他二十四所則歸併他處。現全國僅存高等學校九十一所。其內守舊教授甚多，現正極力設法將其勢力逐出。

少年共產黨曾要求教育人民委員會注意工廠補習學校，現全俄該項學校尙無統計，大概在五百所左右，其百分之五十爲工廠中青年工人。

重要政治教育委員會之組織，全爲使人民傾向於共產主義。一九二一年，有分部十七萬二千所，現縮減甚劇。第一年曾教導四百八十萬人；如能照此進行，則不識字者亦可從速減少。前有讀書室萬二八千，現僅存三千；圖書館亦自一萬四千八百減至三千六百所。宣傳藝術，毫未顧及，將來宜特別注意；并與最高經濟人民委員會合作，發展工業藝術。

印刷事業爲教育人民委員會之最不滿意處；惟近數月來，每月平均已有一千五百頁之多。

魯氏最後要求大會增加教育預算，會上畧加討論後，即一致通過，特設委員會辦理此

事。

(二) 著者最近兩年間留俄之觀察

如上文魯氏在蘇維埃大會中所報告，則可知俄國革命後，教育並無何等成績可言，但一般俄人在中國所設宣傳機關之傳出消息，其憑空杜撰，遠離事實，使吾人留俄者不覺見而噴笑。實在教育情形，尙有不如魯氏所報告；今且將見聞所及，畧述一二。

去年春間，余赴離莫斯科二十餘俄里之答拉字夫站調養，乘間作鄉村教育之調查。該站爲一大鎮，有小學兩所，幼稚園一所，名稱均爲國家所設立。其中一小學爲工廠附設之學校，兩初級小學約各有學生六七十人。一校有教員兩人，一則有教員三人。而所謂國家供給，則僅每月麵包數封脫（每封脫合中國十二兩重）而已。每學生全年繳黑麵包三十封脫，馬鈴薯三十封脫。但教員因有家屬，仍不敷生活，故須兼謀他事。學生每因教員去城，致不能上課。書籍文具均極缺乏，上課頗感困難。

幼稚園自革命後，極爲發達；但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停閉不少。即有能繼續維持者，其物質之供給，反遠不如新經濟政策前之全國經濟恐慌時代。學生常食腐爛之馬鈴薯，且每因無鞋不能赴校上課。

新俄教育現狀

一封公開的信

各地教育情形極紊亂，毫無定期。各校收費極重，每月竟有四五金盧布以上者；致許多貧苦家庭，無法使其子女入學。僅服役於國家機關者，或加入職工聯合會者，有免費及減費辦法。中等以上學校，則大都為加入少年共產會者所獨享。

教員授課，頗受教育會牽制。現各教員均須增授共產黨史及政治常識。各種科學須不背叛馬克思主義教義者始為合格。

覆一封公開的信

瞿秋白先生：

我久沒看悟覺了，十一月二十日你那封公開的信，今天才由朋友寄給我看。我也同樣的喜歡，想不到我兩篇文章，能得着你的答覆，——我正非常驚異，難道馬克思主義者都死了嗎？如我這樣的在晨報上攻擊赤俄的黑幕，他們還不起來辯護嗎？接了你這封公開的信，我才知上海方面還有你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新青年拜讀了，深幸你一人翻譯得快，還替我們留俄學生沾些面子。

你說去年校中有唯物史觀一科，不知是否指東方勞動共產大學（你信明明如此說），——

呀！想到了，大概就是你去去年夏天替我們解釋的唯物史觀概要罷，感謝你解說生字及文法給我們聽，回來後事多健忘，沒把這事插進去，請你原諒我第一次。老實告訴你：今年二三月間，大學中因中國學生的請求，才算添了這門功課，可惜到暑假（六月初）還不過上了幾課，所以我沒能好好的研究唯物史觀，承你來信教訓我唯物史觀，感激得很！但實在使我更增加不少疑問，不知能否發幾個『愚問』？（在無產階級的國家，恐時要加上反革命或者小資產階級的形容詞）。至於講得合不合你們玄學的唯物史觀，只好請原諒我沒有哲學根底。

豐衣足食的俄國布爾雪維克黨徒，幽居深宮的列寧，與一般在無產階級國家住過的閉門的研究家，他們能否完全為工人的利益？他們能否真知工人的痛苦？但布爾雪維克却大言不慚說：除了我們，便沒人能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一般終日勞動的苦工，（東方勞動共產黨的工人，每日工作十二三小時，並沒照例增加工資，大概你因研究哲學太忙，沒到外邊看看，連校中工人苦況也不知道）也够不上談本身事，因為他們不懂唯物史觀，看不透階級關係，（我有一次在鄉間調養室住，與韃靼同學往農家買牛乳，我與農民談天，詢及對於革命的感受，韃靼同學立責我說，他們沒研究過政治經濟學，那懂得這些事。這種話我時常聽到。真與民主主義者所謂須懂法律，才配談政治。）巴枯寧說：『生統治思想而規定意志』

覆一封公開的信

，所以假定我們談社會主義活的人，仍與原有階級發生經濟或思想的關係，每被同化了的。因此非無產階級的我，決不敢做工人的專政治家，祇願爲他們盡力，做一個指導者（非命令者）。

一、你說：「中國如此的組織裡，最會發生一種空想的烏托邦主義。」的確不差，我也深感有一般夢想的社會主義者，少爲數野心家利用，更去愚弄工人。他們告訴工人說，你把政權交到我們手裏，讓我們來替你們辦事，組織一個無產階級的政府，大家都須服從我們的話，那末一切都好了。最可恨的莫斯科的嫡派，——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因爲家庭方面的經濟關係，在這半封建的中國，散了一片霧障，形容那革命後的俄羅斯，簡直如地上天國，什麼無產階級國家的工人多麼自由呀！我上次在上海會你時，你還告訴你的學生（上海大學學生）說，俄國已廢止考試，不知你說這話，究竟什麼用意，難道要給青年們與奮鬥嗎？

二、你愛談唯物史觀，但不知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祖國，曾因唯物觀去解說他的發展原因嗎？其實這種「中集央極」的主義，在大帝國與受專制毒最深的人民間，才適宜生存。如一般人既佩服帝國在軍事方面的成功，以爲若將生產與分配都交他管理，那末便會變成平等的社

會組織了。在他方面產業落後的國家中，工人程度較低，缺乏組織力，於是一般「仗義執言」的社會主義，漸因其經濟地位的關係，傾向於「議會政策」與「無產階級專政」。這兩種似乎敵對的兩物，但能同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決不是偶然的。因為兩方面都想做統治者，有時可用議會政策，有時可用專政的辦法。不過在這些奇妙的中國青年中，有反對舊的議會主義，而贊成新的專政與新的議會主義（第三國際仍採用議會主義，美其名曰革命的議會主義）。這不是中國青年的矛盾，而是中國共產黨裡的太上委員作鬼，他們想將政黨專政的形式弄得非靜曖昧，另外加上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名詞。去年獨秀在莫斯科陸克斯大旅館裏的演說詞，假定在中國赤條條的宣布出來，那末中國共產黨立刻可以達到目的，獨秀極得意的說：

「……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非一百萬的大黨來統治不行……有一次孫文很驕傲的告訴說，民黨有三十萬黨員……其實這三十萬人散到全中國去真不够支配啦！……」

當時任弼時兄即提出一個疑問。他說假定這個大黨自私自利起來便怎麼辦？座上很有些朋友止住他道：「布哈林的共產黨綱，你沒念過嗎？」其實，也讀過一些，他開端第一章即謂黨為保護這階級或者那一階級的利益。但我不知曹琨，張翥子輩，究保護誰的利益？要說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也一定起來否認。講到俄國布爾雪維克，他真是無產階級的政

覆一封公開的信

覆一封公開的信

黨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革命前人數，手邊無統計，但其數甚少）布黨的黨員僅五萬人，十月革命後增至二四萬人，到一九二〇年三月已有六〇萬人。試向這許多人個個都是純粹的馬氏信徒嗎？他們握權後，不自私自利嗎？你看布黨委員的生活，多少優厚，他們能顧到平民利益嗎？俄國工人常常說：『假定我們做了委員，管理一個機關，難道會不自肥嗎？』這種話你真沒聽到，或者你說這是白黨，或者他們不懂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但東方勞動共產大學裏。爲什麼猶太校長僱傭一般猶太私人呢？（有兩三個教員因有特別的專長）。

三、你說『在中國如此的經濟組織裏，很會被裂出一些非階級的青年。想做人上人的青年。』真對！你看一般發洋財的中國有爾雪維克，那個不想做『人上人』的無產階級的『專政者』，今年春間我們在莫斯科接得陳爲人自北京去的信，他說黨內沒人辦事，爭領袖的人到不少，唉！這是何等可悲的現象！請你轉告他們，好好的分職，……大事還沒成，別先把頭打開了。最好請獨秀出來發號施令，（對不起，我真忘了，你們的命令是由莫斯科來的。大概非經你翻譯不行。）着各黨員遵從，因爲名分地位一定，大家好定心做事，更不必假借什麼中央委員的名義，尤其不必請太上委員在後面牽線，請你勸勸李張等好友，勿在革命未成前，先如翦國分家的弄壞了大事。我雖知張某野心太大；但你們把他的地位奪去，實在也不近

情理，他總是委員會的功臣啊！不知張某近來態度怎樣，他還自稱左派，而主張不加入國民黨嗎？

四·我不但沒說布黨待我們中國學生怎樣不好，却相反，我說俄國分配太不平等了，我們受了這樣寵厚的待遇，實在過意不去！——因為我還自承是社會主義者，但這留俄的兩年中，完全在工人們的血汗中過活，這許多苦腦工人天天為我們工作，而領到比我們更少的麪包。難道真如霍霍洛夫金（東大俄文教員）所說，共產大學生所負的責任，與紅軍一樣重要，所以應該受特別待遇。唉！那末也怪不得委員們更須比工人過更好的生活了。請你快去電廣州人民書社，勒令將列寧傳燒毀，（因內述列寧病時，還過工人一樣的生活）不然要露出馬腳來了。至於中國學生不滿意印度學生特別的待遇，並責問校中辦事員，累得你也受了個不守分的稱號。至於我却不是參加那事的主要份子，因為我是個弱者，不然，便須對勞農政府下個總攻擊，反對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去年冬天，我在大學旁邊看見一次大出殯，旗幟上無非寫着些『解放人類的戰士』『無產階級的先鋒』等等頌揚文章，我正驚疑不知是那位大人物，後來人家告訴我，死者是一位革命中的健將，這次他領得一所房子，但裏面住着一個工人，因無處可搬，不肯遷出，他立命民警將其逐出，該工人迫得走頭無路，所以第二天拿斧子將他斫死

覆一封公開的信

覆一封公開的信

，據云凶手已被捕，將受嚴重的刑罰哩！（你如不信，可去函莫斯科謝道勤光岡兆秋等，因那天他們倆曾參加送殯的）請你告我，那工人有沒有權利去反對那個蠻橫的共產黨？

五、你說在中國社會「……可以發生一種奇妙不可思議的自由（？）主義觀……假使革命政府成立，陰謀推翻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應當加以限制的；——因為中國人所要的革命政府是專為被人推翻而設的……」我不知你所謂自由主義是指什麼東西，看你的下文，似乎反對革命政府的人，便是不可思議的自由（？）主義者。但我要問你：為什麼要設立革命政府，他負有何種職務？你或者也用布黨的答語道：保護無產階級的利益，防止資產階級的反動。但事實告訴我們說，政府決不能保護階級的利益，他反可惹起政黨爭權的野心，例如十月革命後，各社會黨間所起的鬥爭，實不亞於社會黨與資產階級的戰爭。自命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布爾雪維克，曾顧及人民利益否？我歸國後，常有許多同志拿這個問題相詢，他們說：把政權交給布爾雪維克，由他們來電馳風行，早日達到共產世界，也未始不是件佳事。我每答他們道：專政所造成的是紛擾，而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假定我們說：真黨全為布黨壓倒。但我們能否保險說：個個黨員都神聖高潔如列寧一樣（？），他們都能處高位而不自肥嗎？你這種「除了專政，便不能革命」的套話，不知從何處學來。

六、你說「中國如此的經濟組織裡，很會發生一種消極的民主（？）主義，以爲一切機關（機關）都是治人機關，而不是治事的……」哈哈！原來你是個民主主義者，我極佩服你反對消極的民主主義，希望你努力爲民黨活動，也不枉你做一個民黨黨員的。至於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民主主義，更不必如你這樣分別消極積極。但你連下來又說：除了你們所要求的政府（按後兩句意義譯成正面文）外，社會上便不能再有第二種組織法。這種話我真莫名其妙，或者因我少與政府往來，所以不明白此中滋味。但我要問你：中國人有這種的腐敗政府，究屬怎樣生活的？俄國布爾雪維克實行你的理想，爲什麼終究失敗了呢？你看布黨向人民道：「你們自己去生活罷，祇須交給我們租稅便得！」

七、你說「假使罷工——（唉！何必說此逆耳之言）——假使罷工時有破壞團體的工人，團體是不應當干涉的——」真使我又想到哀苦無告的俄國工人了！自從十月革命後，俄國布黨更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他們常說在此無產階級的國家，不應再有罷工之事發現，因爲工人罷工，便是反抗無產階級的國家，就犯了反革命。我此次歸來，遊經海參威，聞有解散運輸工會之事，報上記載僅云該工會不服從省職工聯合會的章程。（我不知這章程是誰訂的）後來有一工人告我，布爾雪維克至開會時，說他們是白黨哩！最可笑

覆一封公開的信

的，莫過於新經濟政策後罷工權的問題。當時共產黨雖主張恢復資本主義，但罷工一事，仍在被禁之列，他們仍說無產階級國家中，不應有罷工之事發現。後來這種矛盾現象，實在不能再維持下去了，如私人工廠中的工人難道也不准罷工嗎？因此在共產黨大會上起了些爭論，才算非常圓滑的通過。他說凡在國家或私人工廠中均可罷工，而國家工廠的罷工，為反對蘇維埃官吏的官僚化，但並非反對無產階級的政府。

八、俄國陰謀中東路一事，或者你真不知道（？），我現在告訴你，今年二月間（那時你歸國了。）留莫的同學接何今亮自黑河寄的一封信，詳述俄國預備舉兵佔中東路的計畫，莫斯科的朋友們也以爲這事是無產階級國家分內的事，他們說：假定俄國不要中東路，日本也要來侵略呢！不知你的國際主義是否這樣？不然，就請你寫信到莫斯科去打聽罷。何今亮現在海參威，大概不致你處沒信罷。此外加里寧在海參威與巴方的演說詞，均堪爲陰謀的物証。東方大學職員勃朗世坦，現在海參威共產學校當經濟學教員，亦隱露侵略之意，而黨部的重要人物煩山洛夫斯基與我在調查室同住，他與我詳談過侵略事，晨報上所謂「紅黨要人」就是指他。有一次我在海參威黨部中見依爾（職員）拿着一本民族問題的書，上寫着絕對秘密四字（俄文是兩個字）。假定你真不知道，請你叫他們寄來好了，至於俄國否認從前的宣傳，

越飛與加拉致外交部公文及他們的言論，均可完全證實。

九·關於「中國哈爾濱」一事，你的答語真該打手心哩。難道中國郵局料你「不要寫俄國赤塔，請寫中國滿洲站郵局轉赤塔領事館」與「俄國郵局不准寫中國哈爾濱」，開他什麼緣故，才說什麼自治區域與國際城市（爲甚不直捷爽快說俄國哈爾濱呢）有同一的意義嗎？或者你真是國際主義者，所以中國郵局不准你寫俄國赤塔（中國郵局沒稱赤塔爲自治區域），氣得胡亂寫在那封公開的信裏。

你勸我讀唯心派的哲學雜誌，我請帶回去好好研究，我想你將來一定能在玄學中佔個地位。至於無哲學根底的我，祇能到各處走走，得一些粗淺的實際智識罷了。

將來你們如倡智識階級專政，我亦深願加入。聽說二年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李漢傑，後來在漢口倡智識階級專政，（獨秀如此說）近聞又加入你們無產階級的隊伍裏來了。乞代我問候。祝你康健！

你的抱朴一九二二。十一。二七。

附一封公開的信

抱朴兄：

附一封公開的信

附一封公開的信

讀(大選後的)時事新報，載有你的哈爾濱來信(大選後的)晨報上又另有一篇你的文章；實在不勝歡喜，爲什麼呢？

我們去年夏天曾經同在莫斯科郊外烏狄勒納雅別墅(東方勞動大學)研究唯物史觀(你通信上是說沒有這門功課的，我却記得很清楚)，如今又得了關於唯物史觀的一個物證，可以貢獻你：就是你自己的信。我當時還祇敢「假設」：

一、中國如此的經濟組織裏，最會發生一種空想的烏託邦主義——以爲俄都十月一炮響後，一切舊時帝國資本主義的流弊便立刻蕩得煙消雲散，頓現地上的天堂。

二、中國如此的經濟組織裏，最會破裂出一些非階級化的青年，想做人上人的青年，——他們以爲萬重壓迫下剛剛抬起頭的無產階級，內憂外患不知多多少少的蘇維埃國家，便應當供給他們(中國青年)，吃，穿，住，讀書，要讀什麼便是什麼；他們以爲這樣的經濟能力(不但能供給自己國內所有的人——有錢的商人亦包括在內，而且能供給中國、以及世界學生的經濟能力)，亦是可以由革命旗的影子裏顯出來的。

三、中國如此的經濟組織裏，很會發生一種消極的民主(?)主義思想：以爲一切組織(機關)都是治人的機關，而不是治事的機關，——學校裏的辦事稍不週到，便算

是壓迫學生；以爲那「地上天堂」裏的學校，便應該有三頭六臂的辦事員，專門來伺候「讀書人」——中國的尊貴的士；而學生自己，却可以不去研究設法，——去明白那「事實上材料不夠，祇能等一等」的深奧哲理。

四、總之，中國的經濟組織值此開始資產階級化之時，可以發生一種奇妙不可思議的自由(?)主義觀：假使罷工……(唉！何必說此逆耳之言)……假使罷工時有破壞團體的工人，團體是不應當干涉的；假使革命政府成立，陰謀推翻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應當加以強制的；——因爲中國人所要的革命政府是專爲被人推翻而設的；中國人的吃飯是求餓的，而不是求飽的。

這樣的自由主義可以發生一種事實，譬如東方大學裡的寄宿舍(所有的就祇那麼幾所，沒有來得及特爲中國學生一辦差)，新蓋起來)，分配的時候，不幸印度學生的好些，中國學生的壞些，於是便算學校裏侵犯了中國學生的自由了；中國學生便大動其氣，於是寫……

現在呢！我却敢斷定中國有這幾種思想，不僅祇是假設了，——因爲有你的信。我們兩人是好朋友，又是同研究唯物史觀的；所以我既有新發見，自然應當告訴你，請你看

附一封公開的信

附一封公開的信

那幾天時事新報的第一張，……啊！我錯了，不必，你看自己的信稿罷。

這是我看了你的信所以歡喜的第一原因：

再則，你比我晚回來不過半年，居然在這半年之間，見了俄國政府許多負責任的國家職員（如你所謂『紅黨要人』等），都談過話而知道詳情，我祝你俄文進步。半年之內你竟已能如此流利的與俄國人談話，那麼，你的俄文程度比我走的時候已經有天淵之隔，可賀！譬如俄國教員說『哈爾濱是俄地』這句話，我就沒有聽懂；這也許我心上存着『哈爾濱是中國地』的『成見』，所以沒有理會罷？我現在還接到俄文報——哈爾濱的報，我也沒有看成；俄國謀奪中東路的陰謀；這也許是我先看了中國報載：加拉罕贊助中國政府對於中東地獄問題的處置，美國大使反爲舊俄『仗義執言』的事實，因此心存『成見』罷？然而也許我的俄文程度還不够看報。你若任哈爾濱，請你寄些俄文文件，足以證明陰謀中東路的證據來；——一則破了我的成見，二則長進長進我的俄文。我一定感激不盡。

總之，你的俄文大進步了，可喜可喜。

這是我見了你的信所以喜歡的第二原因

敬祝研究進步 你的朋友 賴秋白 十一月一六

P.S.：你現在不比從前了，我想你可以看得懂俄文，而且很自由很快樂了。彼得城近年來大學教授出版的唯心派的『哲學雜誌』，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雜誌，還有許多不贊成共產黨的文學書籍，我勸你現在更可以去多買些看看，他們于你有很大的益處。再則，現在你若在莫斯科，就可以接得信到『中國哈爾濱』了。——因為中國政府已『諭允』中俄通郵。現在不像從前：我初回國，要寫信給耿濟之，中國郵局對我說：『不要寫俄國赤塔，請寫中國滿洲里站郵局轉赤塔領館，』也知俄國郵局當初告訴你不要寫『中國哈爾濱』一樣的。又及。

訪克魯泡特金墓

克魯泡特金經過四十一年放逐的生活後，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七日自英倫歸彼得格勒，他此時充滿了一股熱情。

克林斯是用盡費心機，勸克氏加入內閣。克氏答道：「我以為街頭刷鞋匠尚較之清潔有益。」

十月革命後，他很明白的證明了從前的預言。他常說自布爾塞維克那兒，決不能得到什

訪克魯泡特金墓

麼東西，他是不能以暴力壓服全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妥協的。

腦力與體力的努力，終因生命力與身體的虛弱，妨礙了他的偉大的工作，後來從了醫生的話，於一九一八年去莫斯科，又因城中糧食缺乏，不得不去離莫斯科六十俄里的小村（特米脫洛夫），完全與當時怒潮似的生活隔離了。致變為志願的放逐者。

他是位才智豐盈的人，但此時已與世界潮流隔絕了。從蘇維埃的出版物中，他不能得到一點消息。不過偶而有幾本雜誌自國外飛來。通信也沉落了。他的很多同志也不能去看他。因此他晚年的生活便如此的寂寞。他重要工作是著作人生哲學，但在他手邊並無充分的科學材料。又沒有書記，而他老年的手已不能很久的打字。死的催促反比他的工作來得快。

他對莫斯科曙光雜誌（無政府的出版物，布黨僅限其通銷於莫斯科，份數亦受限制。今年六月忽被封）主筆阿答塔爾說，假便不因年邁力衰決不能來此僻鄉著書——但他對該雜誌亦極盡力。

觀其致老友書中，可見其晚年的抱負了。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日於特米脫洛夫。

親愛的阿拉山特爾！

……我現正努力於道德的著作，因覺其絕對的必要。我知道非書籍創造思想的潮流，而是相反的，但我亦深信爲解說思想起見，非借助於書籍，因他能安排思想在完滿的形式上，爲欲安排根本的人道，脫離宗教的色彩，非借助於書籍不可。

當此人類的思想在尼采與康德間的猛戰中（實際康德是宗教的道德，雖然他裝飾了些哲學的色彩，所以是尼采派與宗教派的爭論），更覺不得不來解說一番。

巴枯寧於巴黎公社失敗，在拉架爾諾被捕後，即深感創造新的人生哲學的需要（我知此極晚）。將來一定有人來完成他。但我不妨爲其創設基礎，感動人家來找路，至少亦須指示此路給大家看。

我的生命已不久了，心痛病也加重了，今天毫無原因的，失了知覺。

我親愛的同志，因此我更得聚精會神來研究人生哲學；我並覺得現在俄國的情狀，勇猛的個人得不到什麼結果。飄浮的羣衆太多了。而獨立的羣衆太少了。

我深信於將來。我內部的信仰，以爲工團運動，即工人組織，於最後一次的會議裡，已代表二千萬工人，他在此二十年內，組織無首領的共產社會，他定佔重大的地位……

我同樣的相信，農民中的共產組織，合作將佔極緊要的地位——特別是俄國農業合

訪克魯泡特金墓

訪克魯泡特金墓

作——於此將來的五十年中，可以免去宗教的色彩，而組織共產主義的生活。

這是我所深信的。但我覺得，欲使此兩運動有生活的標幟，規定他的形式而發展他，鞏固他的基礎，使自衛的工具成爲革命的大砲。——此處需較我年輕的力量——特別

是合作社宜由工農組織起來，而此種勢力有可得到的，雖則他們尚未認識自己的使命，但他們已成爲兩種偉大的運動，他們還未認清自己，尙未摻入共產主義的思想……

克魯泡特金曾數次請歐洲工人阻止其政府干涉俄國，極力聲討一般著名的歐洲的老革命家，加入帝國主義侵略的陰謀，同時他亦嚴刻的批評，蘇維埃政策的不當，他說俄國因種種原因需要和平與同樣的需要自由，因爲新俄羅斯應爲全人民自由聯合的努力，才有所成就。

我在上海預備起身時，已傳聞克氏的噩耗，加以路上的變端，使我不得早達莫斯科，感謝革命後的火車，慢慢地送往無產階級專政的莫斯科去。

我不敢去偷望克氏的坟墓，有人告訴我是非常危險的，「欠夾」（即非常委員會）的毒手，幸勿輕自嘗試！但我的心總是不死的，非去看看不行。以此事危險，將當反革命黨論罪，你看街上行走呆木的人，都是被「欠夾」暗使人下的麻藥，因爲此種人或者不覺。更有失縱虐殺情事，我以他是提倡社會政策的人。不免放造謠言，以中傷無產階級的專政，但後者

的傳聞與目見，都把我的疑團加深了。但我總不能把心平下去，……

有一次的晚上，無政府獨產黨的會所忽然有燈光射出來，我靜悄悄地踱了進來。有人告訴我，個人主義是合理的……郭爾察（站在我的旁邊，是該團的領袖）比克魯泡特金有名，但我因從未聽說過，也沒接他的口。他又說現在歐西各國無政府主義已起了新的變化，我當時自恨各國的消息太無緣了。致未能面聽他的新曲。辭別了出來，驀地見門上，大書由「社會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去」，後來才明白原來這位郭先生是蘇維埃議員，與布爾塞維克携手的政府黨，所以他的會所還達到開門的目的。但莫斯科的無政府黨人均以他為蘇埃的無政府黨。（俄人亦多以「蘇維埃」三字為罵人語。如革命後用蘇維埃姑娘一語，意即淫蕩的女子）

我從他們那邊得到高爾基的地址。所以次日散課後，即往里昂基夫街二十六號去。他因反對歐戰，被美國政府逐歸本國，他當時的宣言中，聲言在他的祖國，一定可為人類努力，他最初是想與布爾塞維克聯合的。有人（俄布爾塞維克）告我，他曾代表世界產業工人會出席於第三國際的，確否我無從知道，但她已受俄國政府的監視與軟禁，出版過一張報紙，三四天後即被封閉了。

她在一間很小的房間裡，我去時，她正在那兒煮飯，小牀已佔了三分之一的地位，有兩

訪克魯泡特金墓

訪克魯泡特金墓

張小椅子，一條長凳。我說了來意以後，她即詢我中國現狀，特別注意中國婦女運動，少談數語後，她告我此時很忙，可於晚上八時再談。

她現在已不能信仰布爾塞維克了，痛惜數百位無政府黨人，往前敵戰敗白黨歸來，都被布黨槍斃了，她說暫時祇能忍耐，但有許多黨員還是不能少耐，所以竟犧牲了生命，她所說的更証實了，布黨的暴行，這種亞洲式的屠殺，在俄羅斯已得到適宜的地方了。

不久我得到高爾基秘密逃走的消息，我以為她一定上鬼門關去了。因為當時四面的偵查，比尼古拉時代更利害，恐怕一般人所想不到的。但一年以後，大杉榮譯高爾基所著的布爾塞維克的暴政一篇文章，顯現於我眼前。

我與梭霜去拜會克魯泡特金夫人時，他在一間小屋裡，空氣很冷，她聽我說是共產大學的學生，微微地笑了一笑，談時她常老去生火，因為屋子裡太冷了，但總沒成功，連引火的東西都沒有，她很平淡的告訴我們，克氏死時的情形，我們問她，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她答與克氏一樣，所有的著作都經兩人討論過，她常助克氏騰寫，她說博物院尚在籌備中，政府已允將克氏誕生之屋，作為博物院的地方，女兒已往英倫，連歸克氏生前的圖書去了。

去年二月八日，我一早起來後，即去教室裡上課，候了一個多鐘頭，還沒見教員來，

我一人挾着書先歸。忽見牆上貼着一張克氏紀念會的廣告。我即沿脫羅斯大街，到「勞動之聲」書店（該書店爲無政府工團派的機關，僅准出版些無政府主義學理的書籍。）裡購了一張入場券，又買了三種克氏紀念冊，一張克氏在書房著書的像片。

這天書店裡僅售無政府主義的書籍，我們就閒談起來。他即將前年克氏出殯的情形，大概說了些。

他說：「去年二月八日克氏死後，布爾塞維克政府當派代表列特米脫洛夫，預備殯禮。又允許出一天日報，當時無政府黨人也得個聚集的機會，即派代表去守伺屍首，一方預備運歸莫斯科，二月十日才自特米脫羅夫村將靈柩運歸。政府又允准獄中同志出來抬棺材。一同送往墳地去，當時有許多演說，事後捕去了十餘人。這是他們對於克氏敬禮真正的表見。克氏逝世後數日，莫斯科同志議決組織克氏紀念會，主張即以其誕生舊屋移作博物院，後得莫斯科蘇維埃議長的贊許，允撥該屋作博物院。

是年二月十七日即將克氏紀念會草案提出於喪務籌備會，舉八人爲紀念會籌備委員，克氏夫人及女兒亦參加。但因與其他團體共同紀念一問題，發生意見，孰料其議決單獨的紀念，因此克氏夫人即退出。同年六月由克氏夫人等七人重行組織，主張與其他社會團體科學會

訪克魯德特金墓

社協作，但以不違反克氏根本思想者爲限。共分爲無政府主義，社會學，科學，技術等科，因與其他團體尚未接洽妥當，暫設無政府主義及科學兩科，後又增設社會經濟及文學兩科。

說罷，我要求他同去克氏墳墓。我們即搭電車往諾復健離啓教堂。該地已是近郊之地，離莫斯科中央有三英里多遠。

教堂裡面墳墓極多，俱爲俄皇時代王公大臣的遺跡。建築極爲宏大而精美，上面設置十字架及其他宗教的儀式，亦可見俄國迷信的程度了。教堂共分兩部，內部一切建設稍遜。克氏墳亦在其中。我們去時，墓前已有一大堆人，一個老者正演說克氏的學說，聽來中女子到佔有三分之一。

墳墓非常小，僅於棺外有黃土少數而已。旁有樹一枝刊有克氏生年死日。這是大科學家，在物質上遺留於世界上的一個小小的紀念品。但是他的靈魂還在全世界的勞動者的精神中顯現出來。但他並不是一個指導者，他不過將現代運動給以一個解說罷了。

當晚克氏的紀念會，到者甚衆，約二三千人，我細細地考察，覺得普通工人大多數。那天演說的人有著名無政府黨人勃洛杜及民意派健將紀葛念爾（也曾過四十餘年的監獄生活）等。據說演說大意都預先報告過「欠來」得他們的特許。但不時還希望不到呢！

我當時一人靜悄悄偷歸寄宿所，幸虧沒人注意到，次日即寫信給法國，要過真地獄說。二三月後，事爲一般俄國執政黨的中國走狗得知，便向俄人報告。因此不准我歸國，我的好友也怪我，既吃了布爾塞維克的飯，爲甚還在外邊瞎走。

悽慘的我，自得那班狗黨的軟禁令以來，也漸漸把心死去，不敢去人們前來往，却與這群狗子們敷衍，希冀他們也認我是個同類，以便送歸這鞦韆的中國來。

陽光漸漸射到那死去的莫斯科的時候，植物也慢慢甦醒過來，但是人們還在酣睡之中，只聽得一羣野狗在那里狂吠，此時忽自新大陸送來一封信，是凌羅託我去見克氏夫人的，我才把胆了壯一壯，悄悄地自狗羣中過去。

克拉泡特金大街（原爲護利塔斯加街，現改此名，但何以故將名字寫錯，我也摸不清狗子們的頭腦）上稍稍有些人往來，托爾斯泰博物院也在那兒，克氏博物院却在旁邊一條小街上，也用了他的名字。

屋子僅兩層的小房，純粹俄國式的木屋，裡面也並不寬廣，這是克氏一八四二年的誕生地，現在已改作博物院了。

裏面有許多人正討論戰爭問題，因爲這是英國通牒到俄國的第二天，狗子們正追着人們

訪克魯泡特金墓

訪克魯泡特金墓

起來舉行示威運動，但我們可以聽到人們內部的跳動聲：「推翻布爾塞維」，「反對戰爭」，我自那裏逃了出來。

「戰爭是不會發生的，但爲維持政權，一切讓步都是可以的……但就理論上說，假使不幸而發現，我們也無爲布爾塞維克盡力的必要……我們試想他與意大利的法雪特，有甚分別……」

慢慢討論到克氏大戰爭中的態度，有一位少年無政府黨很不滿意，有人以當時歐洲狀況及德國工人的思想與克氏所以如此主張的原因說了些，克氏夫人也將克氏的見解向大家聲訴。

「戰爭是我們所反對的，但武力的防禦是必須的，……且在此過渡時代，培植一切軍事人材，組織工團，由工團總會聘用，僅爲參謀顧問之由，而無命令之權。」

他們這樣的討論僅限學理而已，且除自己的團員外，閑人是禁止到會的。

克氏夫人告我，她不久自德國歸來，入境後，一切文件日記書籍均被沒收，介紹凌霜美國同志一事，她也不敢寫介紹信，僅說可詢紐約自由報主筆，說我介紹好了。我臨別時詢以研究政治經濟，應讀何書，她憤然道，「什麼政治經濟，啞大個名詞，欺了多少人，塗了些

科學的色彩，居然來清惑觀聽，我們所應注意的人民經濟，可讀克氏「田莊工廠手工廠」書

○……………

俄國布爾雪維克黨與其中國的走狗

盲目的信仰呢？

抑爲金錢所迷呢？

社會主義已爲現代人類所不能忽視的一件大事，但同時便有許多政客小資產階級想利用他，以達到他的私慾。英美兩國勞動黨，是由資產階級組織的，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名爲用議會政策，實則達到他們升官發財的目的而已。俄國的布爾雪維克雖採階級奮鬥，同資產階級作攻勢的，其實是想代替資產階級，造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所以他們的手段雖異，目的却是一樣的。

俄國革命論叢

主張勞資調和的，意大利的法雪士特黨與提倡階級鬥爭的布爾雪克黨，同用政黨專政的辦法，使自已的黨員支配全國。實行（沙）的天下，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新嘗試，但他的結果完屬如何呢？

俄國布爾雪維克黨與其中國的走狗

俄國布爾雪維克黨與中國的走狗

布爾雪維克握有俄國後，他所實行的共產主義，不過掠奪勞動者的生產品……尤其是農民——維持這封建治權國，他所謂「共產」，亦不過這部分消費者分贖而已。

俄國是個農業國，但布黨却能使全國陷於飢荒的狀態。這種成績是我們社會主義者所不能忘的。

但布黨爲甚能維持五年之久？這是他全以兵力成就，而用武力保守的。工廠停頓而不致困難的，因爲農民除耕種外，還從事於手工業，有一千萬的村手工業，向爲出口貨的大宗。在此五年艱難的狀況，因此稍得以維持。

布黨於掠奪數年之後，舊有的工業品也消費淨盡。忽於一九二一年四月向人民宣言道：「你們自己想法謀生活去，祇須繳納我們租稅便得！」

布爾雪維克的國際主義與拿破侖有甚分別？從前俄皇侵略下的各小民族，布黨說：「你們組織蘇維埃政體便能，不然便用武力對付！」（譯共產黨綱中的大意）他們居然實行了，除一都分用武力脫離外，大部分仍就其範圍。

他們國外的宣傳，也不過維持國際地位與一種外交政策而已。中國的中東鐵路，他始終未想拋棄。從前因爲中東路一帶，爲白黨瀾跡的地方，他又無暇顧此，空言放棄，期有別

未想拋棄過。從前因爲中東路一帶，爲白黨漏跡的地方，他又無暇顧此，空言放棄，期有利於他的軍事而已。現在已決定採用侵略主義，中國如不退步，他決訴之於武力。

一九二〇年的夏天，第二國際的遠東部派維金斯克携重金來華活動，當見我們的同志凌霜，凌霜以強權派別有用意，就拒絕了他。後有人引見大罵社會主義有毒的陳某（親向我們的同志郭須靜講的），是年九月漸有成熟。設社會主義的青年團，招搖可去俄留學，頗引起青年的好奇心，我是最初加入青年團的，目的在乎去俄考察，虛與敷衍。

次年春，留俄學生，過去的過去了，失敗的被捕了，而俄國的金鑰已爲一般人所眼紅。同時高麗人金某騙得第三國際一筆大款，正無法報銷，即與政客數人，商派代表去俄。同年八月間，我正由莫斯科，聽說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上，便有兩家各爭真正代表。我到莫斯科時，又到了兩家共產黨代表。互相攻訐，鬧得個不亦樂乎！一家得勝後，其餘的險送了生命！唉！神通廣大的黃金，自有不怕死的好漢去送死！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遠東勞動團會於莫斯科，中國代表團中共產黨代表張某說報自己組織工人的數目，又騙去一批款子。因此回來的代表中，頗有羨慕閃閃有光的黃金。在北京也組織共產黨同志會，以政客胡某爲領袖，也於一九二二年第四次大會上派了個代表去，可惜

俄國布爾雪維克黨與其中國的走狗

俄國布爾雪維克黨與中國的走狗

沒成交！

去年十月間，我們留莫的學生得到一個第三國際駐華代表勒令陳家黨（即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消息，同時陳某即寫了一封中文信給第三國際的東方部長維金斯克（因在中國做成交實，現在升官了。）痛陳國民黨已失人民信仰，事不可行。十二月間第四次大會時，陳某爲此事親去莫斯科。第三國際仍以費了許多錢，於其外交上仍無善果，決令其全體團員自社會主義青年團至共產黨，一律須加入國民黨。陳某親自向我們說，拉台克寫了些關於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我很仔細去看，才隱約找出些東西來：「推翻外國的帝國主義，打倒本國的軍閥。」與「在此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的中國，無產階級應促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怪論。爲甚他沒說推翻舊的帝國主義與軍閥，造成紅色的帝國主義與軍閥來？所謂循序的助成資產階級革命，與他們唾罵的社會民主黨又分何別？

今年京漢路死了不少工人，他們的財運就來了，又得了一批金盧布。我六月歸國時，他們正派人去報賑呢。

現在中國的布爾雪維克，已與國民黨聯合，這已經成爲不可諱言的事實了。大名鼎鼎的中國共產黨首領陳某，是他們黨中最初加入國民黨的一個人。

布爾雪維克常呼社會民主黨已死去了，其實他們兩黨從沒活過。不過我們也可以大呼：中國的布爾雪維克已死去了！他們已明目張胆往資產階級隊伍裡去了！

結論：我們觀察事實，詳細分解起來，知道這樣現象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當此資本主義已走到頭無路之境，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已陷於無產階級的悲運。但他們決不能如勞動者往工廠裏去工作，他們就想代替現在資產階級，造成自己的新權力新地位。現在俄羅斯，意大利都佈滿了這種空氣。他們的成功，全恃軍力，用強權去保護他。但他終要因此點而失敗的。爭自由的戰士！快起來向當頭的強權猛擊呀！

俄國社會革命聲討布爾雪維克黨的檄文

朱枕薪譯

推倒蘇維埃政府！同志們，農人們，水手們，兵士們！同去推倒專制的蘇維埃政府！

布爾雪維克是欺人害人的人，是俄國人民的強賊，在光明的俄國歷史上，永遠留下了許多不潔的污點！

彼得格勒的蘇維埃，不能表示工人，水手與兵士之意志。這個蘇維埃是永遠不選舉的。

俄國社會革命黨聲討布爾雪維克黨的檄文

俄國布爾雪維克黨與其中國的走狗

就是選舉，也是受布黨的操縱與指揮的，他們威迫利誘，無所不由其極，布黨還用嚴厲的恐怖的手段，制奪了人民集會，結社，印刷，言論自由之權。

盤踞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裡的人，都是布爾雪維克黨人，都是假借名義的大騙子。蘇維埃不過是落在殺人不怕血腥氣者的手中之一個盲從的機關罷了。且讓這個自稱為蘇維埃的蘇維埃，在俄國勞工階級之前，在全世界之前，答復以下幾個問題：

「那里是無產階級專政？」

俄國國內無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代替他的，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專政。

「蘇維埃之權還存在否？」

現在在蘇維埃俄羅斯全國，沒有一個地方的蘇維埃是有獨立的行政權的，蘇維埃都聽命於共產黨。

「選舉者的權利到那里去了？」

在大工廠與製造局中，在輪船與火車中，現在都祇有自己指派的布黨委員，他們要全國的工人與農人，都去服從他們的意志。

「現在還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否？」

共產黨不准工人集會，共產黨不准工人自己出版新聞紙。如果說一句反對共產黨（布爾雪維克黨）的話，就要被捉入監獄，或是判處徒刑，或是判決死罪，所以國內的人每敢怒而不敢言。

「當初應許勞工自己管理工廠，何以日後竟把成言收回？」

蘇維埃政府不相信工人，不願給工人自己管理工廠，反用自己指派的布黨黨員去代行這種職務。布爾雪維克黨仍舊視工人爲奴隸造成一種新的奴隸制度。

「土地社會化了沒有？死刑廢止了沒有？」

現在全國仍舊執行死刑，不僅有產階級受其殃，就是無產階級也受其惠。

布爾雪維克黨一時壓迫農人與工人，而貪圖金錢的中國與猶太的軍隊，反從中助惡爲虐。

同志們！由十月革命建築成功的自由的大廈，現在連一塊基石也沒有了所有的基石的地位，都被欺詐與專暴佔領去了。

啓 事

30•第102

俄同志備受布爾雪維克之虐待，從民鐘第七期裡的一篇布爾雪維克對於左派社會黨的壓迫看來，大略可以知道。以莫斯科一地而論，現在獄中黨員有一百餘人之多。其家屬的困難情形，已達極點。我們欲予他們以經濟上的援助，除分捐外，特把此定實價提畧高一些，擬取些賸餘爲賑助之用，故特聲明，希讀者 and 同志們原諒！



世界語紀元三十八年三月出版 (定價大洋二角)

著者 抱朴

赤俄叢書

第一種

105 300

發行所 民鐘社
印刷所

版權公開 歡迎翻印

赤俄叢書告預：

第二種 俄國革命之失敗

第三種 赤俄遊紀

第三種 馬克斯批評

大杉榮叢書出版預告：

此是為紀念我們的鬥士而刊，計約十二

種，第一種的

克魯泡特金研究，不日即

付印。

民鐘社叢書：

第一種 國家論 (定價一角五分)

第二種 無政府共產主義 (定價一角二分)

第三種 無政府集 (定價一角五分)

以上三種已出版

第四種 無政府主義討論集 (此是聲白先

生和陳獨秀討論無政府主義的文字，不日

將付印。)

BC

51.209

2